



匡林序

記事易論事難論古事尤難今夫州里見聞傳述畧殊古
人遠矣本末曲折不具見于書持其一端不無得失孔子
治春秋褒譏筆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蘇氏兄弟工于文而
富于辯所撰志林古史論或臆斷其可否有無余嘗不敢
盡信且書契以來賢愚同跡彼此異空或是或非間在毫
芒不有聖人其孰能定之善乎毛子稚黃之言曰載籍博
則尊夫經羣言亂則折諸聖其所著書曰匡林蓋偶讀子
瞻志林有所擷正者也附以雜說他文共為一編余去年
過之屬余論定余惟立言之為功或發前人之所未聞或
正前人之所偶失亦曰吾取其義無庸心焉故雖原情于

至隱而不以為恕抉慝于未著而不以為苛至于古人行有偏至與境有所不得已則為之設身劑量傷其已甚雖使古人復起聞其言亦必拊膺而流涕此所謂尚友也今觀所論春秋魯隱齊桓事多獨見而足以明子臣之大義其甚叔段不臣不弟所以嚴亂賊之防非獨寬鄭莊也於陵以廉廢孝弟則大倫不完章子不以生君違死父而終置母馬棧之下言之蓋重足悲夫章子禮于孟子而稚黃惜之非好辯也將以明分義而通古人之窮也它如尊經駁緯摘杜注繩王氏持論不可具舉余不敢自謂知言其不合者或寡矣稚黃少以文章名西陵晚而有志於道嘗極論格物之旨磨切學者平生善病不廢書掩闕執卷客

至罕送迎蓋餘十年矣往時同起西陵諸子麗京既去為僧虎臣錦雯甸華去矜強半凋謝稚黃顧影感槩未嘗不嘯呼叱咤欲收千百禩為崇朝孰謂稚黃非與古為徒者乎或疑以去欲為格物說悖朱子余曰唯唯否否夫志仁無惡立其本也閑邪存誠修其業也禹謨論道先人心之惟危蓋已憂憂乎欲之難去矣近代羅旴江服膺制欲非體仁之說蓋本孔子之難原憲然所謂不行當與去欲有辨夫全乎去欲者固莫非理二者得一而可以畢貫稚黃主是說亦所以匡救人心與若夫文辭之恢博而雅馴又其餘也它書有撰書詩辯坻韻學通指等編行於世

康熙戊午仲春月宛陵同學弟施閏章謹序



志林自叙

蘓子瞻論古十三篇篇不立題統名之曰志林蓋擬自成
一書者也予讀之浩蕩轉掣極筆墨之妙特其持論處稽
諸事理時或戾焉因偶為駁正數段更取他作之類似者
併錄之得若干篇名曰志林大畧必有所為非徒作也子
瞻之文工而予文自信頗折衷于道要多近是昔夫子成
春秋而名義秩子思子著中庸而性與天道明憂患之思
發憤為作後之述者固毋敢于輒附斯義也此心或不大
相遠耳雖然亦又何容不自凜云先舒題

目錄

上卷

隱公不書即位論 湯武革命論 攝生論 房生
 訟議 性相近 解 記石經大學 問格物二首
 答韋六象書 承重不避 曾祖議二首 與陳際叔
 論服書 答張艸仙書 讀韓文語二首 答會侯論私
 謚書 題方渭仁書 題滄溪集 戒殺說三首 文語
 二首 題注 題滄溪集 戒殺說三首 文語
 汪舟藻書 釋 格物 慎 說 格物 初八首 格物餘
 十條 論 古 適 子 為 庶 毋 服 論 平 政 論 朱 子 英 親
 鼎 經 學 試 士 論 經 無 可 疑 論 服 論 平 政 論 朱 子 英 親
 論 經 言 必 稽 寔 論 古 適 子 為 庶 毋 服 論 平 政 論 朱 子 英 親
 論 往 復 之 理 與 拒 石 書 人 能 忍 論 君 子 小 人 真 偽
 與 沈 去 矜 書 與 從 遊 書

下卷

報程婁東書 寄陳叔峯書 與陸拒石書 妾服
 問荅 與崑山 八齡張能一書 答洪昂書 不許
 子代父死 誣昏訟議 于首止論 陳仲子論 鄭伯
 克段于 駟論 會王世子 于首止論 宗子未得說
 匡章論 魯仲連論 古廟制說 齊問 宗子未得說
 孔子刪頌人說 古廟制說 齊問 宗子未得說
 書 與沈豐垣書 沈烈女傳 矜 墓誌 銘 修
 題 王安石集 隱公不書即位客問 沈去矜墓誌 銘 修
 宋仁

宗廢后論 六條 家人子語十五首 語小十八條 鈔

匡林上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字馳黃著
毘陵陳玉璣賡明批

隱公不書即位深予隱也深予隱者誅平王也春秋何以
托始於平王春秋誅亂賊之書也而古今以來亂臣賊子
莫周平王宜曰為甚何者凡弑君者不必兼父弑父者不
必兼君弑君父者不必為天子而且稱中興令主而不受
乎弑父與君之名唯平王一身而併有之致使二百八十
餘年中弑君親者踵接於當世則平王實開之此聖人所
深惡隱痛而不忍言不敢言者則春秋以作夫幽王固失
道矣平王子也臣也晉獻公入驪姬之讒申生不敢愛其

匡林

上卷

死使人賊重耳。重耳狗曰：敢校者吾仇也。扶蘇得始皇書，不敢復請，即自殺。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而高貴鄉公之變，猶知族誅成濟以謝天下。平王乃挾母黨與外國以弑幽王於驪山之下，既盡，搢宗周故地予秦，其於母家也。則成申焉，且成甫成許焉，極隆報功之典，以賞加兵，刃於吾親之人，斯豈止於與聞乎？故而儼然為天下之共主，古今來未有如是之極者也。唐武曌之惡，浮於周幽，數十百倍。張柬之諸臣之反正也，太后止遷上陽宮而已。趙盾反，不討賊，終不免於弑君之書，况賞賊乎？子蓋痛之甚，惡之甚，不得已作春秋而特於平王之世，求得隱公者，以為托始。夫聲子攝內主之貴妾也，隱長子也，仲子直後來之妾，而

桓又少，惠公以仲子為夫人，且欲傳位於少子，此其意即幽王矣。使隱而有平王之心，諸大夫又扳已以立，則儼然即位，自尊其母而庶母子。仲子庶弟于桓公，且或貶損斥逐之不暇，而乃上體先君之心，必欲致位於桓而自居攝。又追尊仲子，考宮獻羽，備禮昭物，菟裘自老，以至速禍而不之恤，此其心政與平王相反而相形者也。夫上有幸生，父見殺之天子，下有不忍傷死父隱衷之諸侯，此兩人之心為如何者？夫子遂成其志，因以不書即位而重子之於平王之大惡，以顯而大義，乃得昭白於天下。或曰：隱探先君之邪志而遂成之，可謂是乎？曰：斯事也在父行之則為邪，在子行之則為孝。孝無邪也。昔者太伯蓋嘗逃矣，豈

非逆探其父之邪心乎。而子稱之曰至德。伯夷之讓。豈非成父之邪者乎。子又稱之曰得仁。則子之予隱讓明矣。決已蓋臣子有今將之誅。而忠孝無過厚之貶也。後人徒讀白華小弁正月十月之交諸詩。知怨幽王之失德。而竟忘宜曰之為元凶。至周一東而遂不復。西王迹既熄。雅降而風誰之罪。與他日子曰吾其為東周乎。反辭也。自言必不為東周也。其惡平王也至矣。抑六經端本澄源之書也。故於大惡之人極亂之事。往往從畧而務探其本。而正之正本之說既詳。斯於大惡極亂之為非。不待深言。人自見之耳。又古人於尊親有大惡。諱之義。故於幽多刺。而平反少所及焉。猶易云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孟子云是亦羿有罪

焉者。非謂行淫為盜。與弟子弑師之反。可寬其罪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平王其首誅也。則雖謂春秋一書為平王作可也。且古人發憤之所為。多極意抒寫。而終不明言所以然之故。然無往非其故矣。知此則知托始於平托始於隱。又托始於不書即位之意也。夫隱公不書即位論

正論足補註疏之不逮。其快心處尤覺前無古人。必傳何疑。讀此論便覺不書即位一事已該括全部春秋。如此看書直欲眼光罩千古也。

易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夫革命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要歸諸道而已矣。毛子曰唐虞禪讓尚已。湯武革命千古稱聖焉。而後之議者紛然而罪之。皆未明於大道者也。湯武者皆大合於聖人之心。而不可得貶者也。于何徵之

於夫子之言徵之。子彙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其證也。語賓牟賈牧野之事，有稱而無貶，又一證也。中庸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又云：武王周公達孝矣乎。此又一證也。湯誓、泰誓、牧誓、武成、仲虺之誥，皆極數桀紂而不為稍諱其罪惡。夫子刪書，則悉錄之。又其證也。詩云：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在頌，則商之懸鳥長發，周之武酌桓諸篇，皆頌美湯武，鋪張武功。而夫子錄之。又其證也。祭統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又一證也。禮器曰：禮時為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又一證也。堯曰：篇歷叙堯舜禹事。

而及湯武，使果為叛篡，其得繼古帝王之治統道統乎。此又一證也。故曰：九州之火，是不一姓。生民之墜水火塗炭，若夏商之末，而猶謂不可以伐，有罪則自古至今，竟為燧人氏之天下。而古訓所稱撫后虐仇，載舟覆舟等語，皆虛辭已夫。載籍博則尊，夫經群言亂則折。諸聖考諸經質，諸聖入而辭指皆若，是則湯武之事，其不可得貶明甚。然則以放弑之罪罪湯武者，殆亦闇於大較而好生異議者耳。且舍六經可据之文，乃臆測古人不必然之說而傳會之，豈足道哉。或疑夫子之言者，三曰：子謂武未盡善也。不知此語非貶武也。子美韶至矣，而獨舉武以並校之，是尊武也。不然，堯禹亦是禪讓，而大章大濩曾不齒及，豈以堯禹

為不及舜也乎。此不足致疑者一。曰子云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周德可謂至也已矣。此有不滿武王意。不知
是亦政贊武王耳。夫文三分服事久矣。可取而弗取。而武
又遲之。觀兵孟津。諸侯皆謂紂可伐。武猶曰未可。至於未
受命。必不得已。而後有之。此其德亦何慚於揖讓者乎。是
武之心。即文之心。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蓋統其
父子而併稱之。而儒者不察。謂寓微辭。不亦昧乎。又謂夷
齊叩馬。採薇而夫子以為得仁。此其譏武也明矣。是又不
然。古來鼎革時。類無不有死難之臣。守節之士。士亦各自
行其志。而忠其主。要無損於興王之功德也。儻曰子稱夷
齊。便是譏武。是巢父之洗耳。亦足貶堯。四皓歌紫芝。當病

漢高子陵不屈。是宜諄世祖。梁鴻五噫。可以妨肅宗矣。豈
其然哉。且微箕皆受封於周。而子亦稱之曰仁。又當何說
哉。夫其疑者。固不足疑。而信者皆有可證。余得直從而斷
之。曰湯武受命。得道之正。自古無譏。而後人何以貶為。雖
然。民生在三君臣之義大矣。君苟非桀紂。而臣苟非湯武。
必不可以輕議征誅也。是又不可不辨。余故折衷於孔氏
之訓。為定論焉。湯武革命論

口實一慙。叩馬一諫。而後仲虺子與蘇子。子朱子紛無
定論。不知夫子之言自昭。如日星耳。得此論可決千古

疑之

宋蘇軾論攝主。毛子曰甚哉。蘇子之疏於持論也。軾之言
蓋引孔子以為君薨而世子生。則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

於西階南。謂古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援隱公季康子為證，而謂後世不當以母后攝。毛子曰：非也。古所謂攝主，解者以為上卿代主國事者為是，而非謂次當立者。若果次當立者攝，彼此將無兩容之勢，而必大啓亂。昔者舜受終於文祖，伊尹營桐宮，周公亦當國，厲王之流於彘也，周召二相行政事，號曰共和，皆是攝其政，非攝主也。蓋未嘗踐其位者也。春秋時若鄭之孺與髡，頑衛之叔武子，瑕公孫，剽皆攝主之類，則已構猜嫌而興殺戮。至適子未生及君少為攝主，古惟魯隱公、康子二人而已，而皆不得免。隱公身罹鍾巫之禍，康子即

位，正常逃而南，孺子之子亦殺。後世若宋太宗事，亦近於攝主，則廷美德昭，俱不得其死。禍敗之由，章章如是。古之人豈其見不及此而忍為是禮也哉？子瞻之論，不亦疏歟？雖然，即攝主為次當立者，而孔子言之，殆舉古有此禮而非謂後世之必可行也。夫古與今不同勢，故先王有盛節，美政多不可行，畧言之如封建也、井田也、傳賢不傳子也、鄉舉里選與以無子惡疾之去妻也、諒闇百官聽於冢宰三年也、天子五年一巡狩也，此皆必不可行者也。是故復封建則樹兵而爭，復井田地隘而不相容，則亂天下不傳子則啓窺伺而篡弒，行鄉舉之法必胥化偽競惡疾無子而出其妻，恩誼則已薄，諒闇政聽於冢宰則魁柄移天

子親出狩則民勞國亦危吾故以謂後世若不幸有殂薨
之變太子未生或已生幼未能君唯是母后與忠純大臣
互相輔政以待君之長蓋大臣未必皆莽懿而母后未必
皆呂武相輔亦相制或庶幾無虞焉失者或十二三而得
者必十七八終勝次當立者攝斷乎罕能相全者也然則
儻有足為攝主者亦可行歟曰可矣而必得如周公其人
者雖然公當時特攝政耳乃流言興而孺子疑赤舄金滕
詩書所悲君臣之間幾不相保嗚呼亦危矣哉攝主論

高識閣議動開國是想見古大臣朝端特立之概至論
古法不可行處具見通儒之學蒼鬱古勁又其餘事

浙房生娶妻悍至以石擊傷姑首訟于縣縣令斷離異出
居母家而房生復陰往與合已房生舉於鄉婚他氏其出

妻訟於府以生既貴而棄妻他婚也府對鞠時生以妻不
孝已經縣斷出父生父母俱同辭且持石及縣案來為證
妻謂雖經官斷情寔銜冤果爾非冤君奈何復與我私也
因出生往還手札他物迹甚具府公遂不聽生及父母判
復合為夫婦焉噫斯斷也逆倫傷化之極者也諄哉此府
公也案禮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而律妻妾毆夫之父
母者斬且凡妻毆夫杖一百夫願離者聽折傷以上各加凡鬪
傷三等况擊姑致傷首者乎律又云妻妾告夫及夫之父
母者杖一百徒三年但誣告者絞夫傷姑亦既當誅而又
誣告夫併及夫之父母是一婦人而併有絞斬二罪也儻
止於出已大屬輕典豈復有斷合之理乎哉然房生亦有

罰其別娶非過而不思前妻之為母讐復私與之合則幾於與弑其母不孝之罪其可逃乎假令當其時為昏憊有司強斷令合亦自應終身踈屏以明其心幸得賢令決離異誠人子至願而乃復與私豈非不肖之極者哉若執法以處此則斬其妻頭而禡單房生為民斯為當理而盡法或從寬典生姑置免議妻亦幸得不坐死仍斷離異可也要之決無可以復合者也特議以為不讀書而妄臆聽訟者之誠房生訟議

孟子曰性善夫子曰性相近也或遂因夫子之說而疑孟子因之疑性不然哉余謂二說異已而寔相明孟子之言性善也不兼氣質子之言性相近也微兼氣質而言之者

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當此時善之名併不立惟自若其性之本然而已斯即以為善斯即有善而無惡孟子之說也亦既稟於人矣則其氣質固不能無小大厚薄清濁純駁靜躁剛柔之殊性雖自善而不能不定決于氣質故本然者時或漓焉蓋性陽也氣質陰也陽和而陰悍故時乎不相勝性理也氣質乃清乎欲矣理常微而欲常熾微者當如熾何然性之元善終自若爾是乃所謂相近者也相近者雖雜乎氣質而猶未入於習入於習則愈相遠何也遠也者善惡分習善則益善習惡則變惡夫水之味本淡也而江湖溪沼之殊其水亦殊其味雜以其方土之味也雖然其大略

猶○皆○淡○麴○而○為○酒○。稗○之○蒸○為○醢○。鹵○之○豉○之○為○醬○。之○滋○其○去○
淡○也○。絕○遠○以○淡○水○濟○水○之○淡○水○。豈○有○變○與○以○善○習○善○性○。豈○
有○變○與○是○故○性○之○善○水○之○淡○也○。雜○之○以○氣○質○。雜○方○土○之○味○
也○。加○之○習○益○。相○遠○為○酒○。為○醬○。醢○者○也○。則○有○不○為○酒○。醬○醢○者○
知○此○則○知○夫○子○與○孟○子○言○性○之○說○。人○之○無○有○不○善○。信○已○夫○
雨○也○。墜○自○于○天○。而○未○著○物○。其○味○有○不○純○乎○。淡○者○與○
性相

理深而覈
筆峭以幽

石經大學出於嘉靖時豐道生自謂家藏魏政和中石榻
古文云其本傳自賈逵復有虞松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
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
之中庸緯之此本是也方石經大學本出一時諸公尊信

之者管登之著其八不可易唐伯元奏請欲以易天下學
者所習朱熹章句本王元美則謂其不可信楊時喬刻大
學三書以駁其偽周從龍亦著遵古編謂大學當復註疏
古本以王文成守仁之論為歸考魏無政和年號斷石經
為妄且謂其有四大拙以攻管說第石經本食而不知其
味下有顏淵問仁二十二字則從龍更從之謂舊元有之
為唐懸宗削去者今自應補入又以誠意章有曾子曰則
從賈逵定以為是子思之書道生併有石經中庸民鮮能
久矣句後便接道其不行矣夫通為一章辟如行遠章在
費隱章後鬼神為德章在達孝章後則從龍又盡宗其本
且自謂幸得聞之若寐而醒蓋未免自相矛盾焉豐道生

初名坊字存禮嘗官考功後廢人故目為狂生者也毛先

舒記記石經大學

客問子解格物謂是格去物欲是矣然去欲者虛靜無所為之道也將何以領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為八目之首務乎余答曰去欲毋論是格物即謂八目皆是去欲亦無不可通之義客曰有據邪曰有據曰何據余曰據朱子客益訝余曰客毋訝也客但觀紫陽之補解未觀紫陽之正解也夫三綱非八目之綱與客曰然八目非三綱中之目與客又曰然若然則使三綱而不主於去欲即八目不主去欲也可使綱皆主於去欲也目又何貳焉今夫紫陽之解明明德也以為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

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未嘗息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明明德之主於去物欲明已其解新民曰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亦去其舊染之污革舊染之污非去欲而何其解止至善也則曰明德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是說也去欲邪非去欲邪夫綱舉斯目在其目中三綱皆如斯目將焉往則雖謂八目皆主去欲固無不可也者而况格物之一端與乃疑去欲不足以領之而為首務何哉夫解三綱則如此解格物又如彼豈紫陽亦自為異同與是故余謂主去欲者正解而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者偶誤解耳舍其正解不之求而必執其一節之

誤解以相難非他人是難是執朱子難朱子也深於朱子
之說經者不然要使三綱八目之義直一以貫之爾則格
去物欲是也余故曰据朱子問格
客問子謂大學八目皆可以通於去欲自古無為是說者
而發自子始疑怪聽觀將毋為戾且子以窮理為紫陽之
誤解而去欲為正解即又安知窮理非正解而去欲為偶
爾之誤解乎余曰否去欲定屬正解余固非無所据而云
也曰何据答曰曾子哉客請詳其說余曰此義仍具大學
顧讀者未深察耳夫誠意正心脩身三者玩大學之文其
主於去欲不待煩說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曰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此主於

去欲之明驗也又曰絜矩所惡於上云云者是通彼為我
多欲之人物為之礙焉能絜矩又其驗也民好好之民惡
惡之是無我也無我者無欲者也故曰辟則為天下僂矣
惟辟多欲多欲者斯僂至若論民與財之聚散言與貨之
出入寶賢寶親不寶金玉夫多欲者而能若是與一个臣
無欲故休休有容媚嫉者何維欲之故爾乃論好惡公私
之極而必以忠信為歸驕泰為戒是其主在去欲否財發
身者寡欲故不貪身發財者多欲故殖貨至於國不以利
為利與長國家務財用者其為有欲無欲又昭然也寧有
盜臣而不必保其所固有彼小人者豈非人欲之橫流者
哉是故一身無欲身斯脩一家無欲家斯齊一國無欲國

斯治天下人無欲則天下平矣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
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大學教人以大人之學蓋將使
其為民之主必先自治其欲而後治民之欲者也斯篇之
旨也虺之誥也然則八目不以去欲為主其學將何主哉
夫紫陽之誤解即可折衷於紫陽而定疑紫陽之孰誤孰
不誤者又可折衷於曾子而定耳余故曰据曾子問格

以大學解大學語語了
義洞透直截更無可疑

窮理古聖賢之所不廢但觀易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一語則所謂窮理政是返而窮之於內非出而窮之於外
也則去欲乃是窮理之大者世儒不察苦駁去欲與窮理
相背又慮去欲必流於空虛是慮却醜毒而不得飽矣蒙

惠白鹿洞規及諸先儒說觸處無非去欲之義不謀合轍
總不能外即所載紫陽奉割與他垂訓語無弗同然則
紛紛之議不但未窺聖學之要亦政未覩紫陽之全耳韋

六象
書

同郡吳錦雯沒子威卿先亡有孫同曾為祖承重客或謂
錦雯之太翁尚在同曾不應承重以為禮無二重錦雯厭
於其父則同曾止應從孫為祖之服服期且援父死祖在
堂者孫亦不為祖母承重之例余謂非也古禮父卒為母
疏衰三年父在為母則止疏衰期厭於父也聖人之制禮
每扶陽而抑陰貴氣而賤形今禮父在雖不降母服而祖
在猶降祖母之服蓋畧緣古為父降母之義爾若子為父

匡林

上卷

十三

服初無祖在而降之之禮則孫為祖者又焉得以曾祖在而不為之持重哉。蓋厭有二義焉。或卑厭于尊。或輕厭於重。古父在而不為母三年者。夫尊而妻卑。是卑厭于尊也。父服斬衰。母服疏衰。是輕厭于重也。今曾祖雖尊於祖。而服從上。殺古禮止齊衰三月。今制齊衰五月。其服已更輕于祖。豈可反以重厭于輕。謂不當持重也乎。是同曾為錦。變斬衰三年。當于禮矣。不得云避曾祖輕其服也。承重不避曾祖

議

承重孫應服三年。不避曾祖。余著議已詳之。客復送難以謂承重者。承宗祧之重也。曾祖尚在。則已有曾祖承祧。其重尚未得及曾孫。焉得為祖服三年乎。余曰。不然。凡禮制

之設。自有典律。非可臆決。其或典律所不及載。而事有必不容以已者。則取古經家禮諸書。參酌依倣而行之耳。若服制則典律定制。謹嚴一應遵之。併毋容參及他書者也。今父沒者。承重孫為祖服三年。典律通例。別無避曾祖不服三年之文。而古經家禮亦併無其說。即使古經家禮有之。尚當率由今制。况俱無其文者乎。緣客誤解承重二字耳。蓋此承重。非專謂承宗祧之重。謂承喪制之重。猶孟子所云當大事耳。若謂有曾祖承宗祧之重。曾孫未應承祧。既未應承祧。便不應為祖服三年。喪則祖在而父沒者。亦有祖承祧子。亦不得為父服三年矣。可也乎哉。客之說亦疎已。服制鉅典也。承重大事也。律無其例。經無其文。先儒

無其說無緣臆唱斯談以短人孫之喪陷之於非禮此豈所以訓孝者哉承重不避

日承惠示諸服說贍博而精權嘆服可為禮制之準然中

間所引猶欲小為商畧足下說云昔韓愈為姪服所以云

報今或弟與妻受兄德者故弟婦亦當為夫兄服小功報

之則弟婦喪伯亦應如弟婦之服答之是固然已然愚竊

謂五服有定制不得意為隆殺唐韓氏姑母論若今伯弟

婦之相服小功也則律有定制無論受德與不受德也假

令弟如不受德彼此無相報答之誼服可廢耶說云父為

長子夫為妻亦有三年之制愚謂古為父後者為長子則

斬衰三年耳夫為妻期無三年左傳叔向云王一歲而有

三年之喪二蓋緣古禮父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

言父在則子為母期為父所屈不敢伸其私尊然心喪猶

三年故父亦必三年然後娶天子無二適雖不復更立后

而達子之志之意畧同故叔向云爾非真三年喪也夫子

猶為父屈止為母期夫安得反更為妻三年哉說云檀弓

從母之夫舅之妻相為服或曰同爨總以同爨故故有恩

為之服總君子不以為嫌僕嘗疑此章註解有誤蓋二人

本無相服之道君子未之言者謂先王未之制此禮也乃

二人者忽臆相為服自是非禮而或人又從而文之故檀

弓譏之君子未言一句斷定其非或云同爨總云者與論

語孰謂微生高直孟子或曰放焉語意政同蓋以為不然

非以為應然耳。搃而較之，姑夫舅姆雖同爨而有恩，不得為服伯與弟婦，即無恩，併不同爨，沒亦不得廢小功也。率爾論次如此，未知確否。儻幸更教我，毋惜加詳。論陳際叔

委曲精詳，瑣而入古，未擅考解先儒從無見及此者，更佳。

蒙訊稱妻父母者，外舅外姑，見爾雅。斯為最古。婦公見第五倫傳，亦見衛玠傳。或稱婦翁，其稱婦父，見世說。賞譽，柳子厚稱楊憑為丈人，未知古元有此稱否。或因泰山有丈人峰，遂稱泰山，又稱泰岳，岳翁之稱，實昉於此。今日妻父妻母，亦自質確。况世說注亦有妻父之稱。若稱外父外母，則未見其為當也。妻父母自是尊行，但婦於夫之父母，止稱舅姑。夫於妻父母，反父母之邪。堯舜君臣而翁婿者也。館甥貳室，且迭為賓主，安得父母之稱乎哉？又人子繼伯叔為子者，固以所繼者為父母矣。

而親父母，則自應稱為本生父本生母。或竟稱之為伯叔姆孀，於禮殊乖。或謂人無二本，為之後者為之子，而又父母，其所生是二本矣。僕以為不然。夫繼宗義也，不忘本生，仁也。仁義並行而不相背，非二本也。毛裏之親劬勞之恩，豈可併其名，弁髦之哉？宋時濬議，古人論之已詳。又為人後者之子，貴則馳封，亦得及本生父母。若直以為伯叔也者，即恩典又安得及哉？且親父母沒，亦自稱降服子，不得稱期服姪。豈其生時而反，遯疎之，直同於諸父母耶？或謂既于本生，不去父母之名，沒亦應為丁憂否？僕謂不得謂之丁憂，而可以不仕。古如漢譙玄以弟服，孔晏劉焉以師喪，皆去官。翼以舅喪去官，宋范仲淹郭稹以改嫁母喪去官，皆賢者事，與

為本生父母者畧同特可曰心喪耳倘正名以為丁憂則
嫌于無所後之父母矣非受重之義也故喪師喪舅曰丁
憂則嫌于父喪嫁母曰丁憂則嫌于忘父喪本生父母曰
丁憂則嫌于不受重此自倫紀攸繫不可不辯因來書畧
疏奉答幸鄴僊更裁示之耳

答張鄴
仙書

某頓首會侯宗盟足下憶辛丑歲把袂吳門已復聚於湖
上後又以徵詩見過雖三次相接而皆匆匆有他務彼我
之懷併不得吐通患卧病六載起處不離牀榻乃蒙再踏
塗泥投以卷軸虛襟審訊古道照人愚雖聲啞不能言亦
豈能默默既讀大作知會侯於書無所不觀於理無所不
晰博綜貫穿融洽成文大略清蒼宕漾筆與意會如行雲

出岫流泉赴壑卷舒曲折極自然之趣體調雖不專一氏
似得力於廬陵居多昔人謂歐陽得史記之神而會侯又
得歐陽子之神者也筆勸故不能悉數聊舉一二如太素
公行狀叙事詳而出筆高潔大似瀧岡阡表文廟文易方
板洋縣碑文獨能用清疎之筆淡施行之吾心三患語意
創妙近仁和邑學亦是嘉禾鄒待問先生所修捐貲二百
緡殫竭心力宮廟聿新而先生長逝讀此為之感歎欲泣
殷深源拾馬書空器局固褊甚焚方書事僕久笑之龐生
序拈出此意甚佳讀者可以短章畧之哉復楊臣石歷落
悲涼寫送欲活評詩語更精入第中郎伯敬此道之魔文
長亦小才自陸梁耳觀序中許與楊君自能詩者乃以徐

况已而以袁鍾相目何其淺於自待且淺於待會侯耶坐
懷辯真通人之談得此法以讀古人書事事自應迎刃而
解叙孟雲浦集而及肖環公寫通門世誼師友源流淋漓
頓挫烟霧滿紙所謂文生於情直指良知新建有功聖學
不小此二字亦出孟子與異端何與世儒膚見苦相攻摺
直烟霧中語耳得此文爽目洞心如披雲見日孫鍾元徵
君與康節兩相形首尾映帶如雙龍夭矯出沒雲霧愚昔
著格物說以謂定是格去物欲適大可從中州來傳徵君
論學亦主去欲之解頗益自信今觀足下文又恍然如覩
徵君之為人也論梁公侃侃嶽嶽正色立朝之風特古人
多紆其身以濟事者如陳平慶呂氏專制之時王茂弘處

處仲作賊之日機用與梁公畧同第欲為後來詭隨者立
防決不可少此一論他文極無不中窺入妙遂安踞浙之
上游武彊石英竒秀參天十九泉品味稱妙古如夏孝先
之行誼皇甫持正之文學篤生英靈流光竹冊千載而下
足下必亦與之同傳至於張師石論六國檳秦不知尊周
恐與子輿王齊反手勿毀明堂意相牴牾中秋醉月記說
夢解雋矣而未免落萬曆間人小品一派間亦有近今語
書在別紙以待斟酌特恐未盡當耳抱疴之餘獲此巨觀
不自知其頓足舞歌深喜竒文之愈我疾也拙著數種呈
覽仍祈教我西河之派同衍文昭而杭嚴相距又止百餘
里兩家一繫遂乃踈濶曾未合食備言燕私今觀諸家傳

知新定一宗尤多名臣孝子文中至性拳拳無不根極於此讀會侯之文併有以見會侯之心則所望於相勉者又豈徒於翰墨已耶與會侯書

日接手書論私謚甚善古者生無爵則死無謚此定禮也而郊特牲又云死而謚今也則似哀周時已有無爵而為謚者揆其由來周禮爵及命士而死不得謚意後來必有自以既爵即不肯安於無謚遂私為命士作謚者有之繼而未賜爵者復以為命士雖爵而禮不應得謚乃私謚焉則吾雖無爵而且為謚何不可哉浸而下逮私謚大興即古所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夫曰吾何僭矣政此類耳夫僭者亂之原也而其流有漸固非一朝一

夕之故古人能不深傷且懼耶後世如河汾文中溧陽貞曜之類私謚益多其初亦既啟其端後來都若必不可少始用於職官後賤逮於庶人始猶止為父兄已更及其妻子兄弟焉然近世士大夫不應得謚而敢加私謚者甚少獨在諸生布衣尤多蓋堂簾益遠則愈不知忌避故也設有三人於此其兩人皆私謚其親而一人獨否則不但恥於不如且恐自干不孝之罪豈知不可為悅古訓煨然不有君子其孰從而防之哉記云非天子不議禮易名鉅典是何等事而人人皆得自為之僭孰甚邪然則王通之徒孟郊之友其亦未足與語古禮而況於後之人歟悲乎僕撰書喪禮雜說中亦已備論今得足下書益喜自信

謹軌物而黜浮華以矯正末俗即于會侯乎是賴何必讓
功於古君子草履不宣私會侯論

書來頗訝清麗寫十六日情事娓娓此集遂不朽耳中一
段說徐武令納姬事謂緣中饋早虛代供甘旨不然既悼
亡如是仍賦嘒星天下謂武令為何如人因謬稱僕作謂
見其大殊銜雅意且服足下之善立言然僕謂此特為武
令云云未屬定論蓋武令幸堂上人在耳何以處夫二親
早逝者乎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余謂此當是攝
主婦若未及七十或更少壯則定當更取主婦無疑是亦
不獨宗子矣武令世為冢嫡年方強仕婦服已過期歲後
續娶正室於大義自合今抑而取妾即不為甘旨豈復當

有不及情之誚耶僕嘗謂義夫語人多誤解易云婦人之
義從一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故古謂節婦者是從一
之婦而義夫者是能制義之丈夫也猶詩稱刑于寡妻者
是已今有篤於伉儷之人亦既有子妻亡不娶併不置媵
固不謂之惡乃欲比於忠臣不二烈女子靡他斯惑矣此
等皆是傳奇小說家所謂情癡士君子制行殆不必爾爾
不然當奉倩一死千古當奉為義夫之祖且尸祝之何廼
反以獲譏於世邪答方涇

或謂孟子既言性善則荀子不得言性惡荀子既言性
惡則楊子不得言善惡混楊子既言善惡混則韓子不
得不言性有三品若然則諸子非論道也直以辨通相為

豪已耳。余謂性惡之說是但知有形氣不知性也。且荀子謂人性本惡，故聖人用禮義以治之，使人果皆惡，則亦無復有聖人矣。楊子善惡混之說，是以其神明者雜形氣也。二者未嘗不相附合，而不知形氣固非性也。性本自為神明焉耳。韓子三品之說，是兼前三子之說而併為一說。至謂所以為性者五，而以仁禮信義智實之。夫此五者皆善也，非惡也。若然，則人性果皆善而無惡。又烏有所謂三品者乎？要之諸說，總不離於孟子。荀子者，即告子。杞柳、桮棬之說也。楊子即生之謂性之說也。韓子即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也。孟子已皆駁之詳矣。三子掇其已棄之餘，濬而詫為奇。又烏覩所謂自豪者？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性之元善確乎自見。蓋孟子之論

性本此天復何疑。讀韓文

高閑上人一序，夙稱名作。然謂學書之道必情炎於中，利欲闖進，然後可工，則大可笑。古稱德盛者藝必精，又有心正筆正之說。書雖小道，亦必有靜功，而後能工。如退之之言，則張旭真小人哉。旭之為君子，小人未可知。而學書之道，吾斷知其不如此也。且謂工書必如此，則古來善書者皆是欲濃情勝之人，而有聖賢之心者，皆不復能操筆持牘矣。豈其然歟？將教人以書，而直使其人為小人，吾不知退之之持論也。且退之排佛者也。今其目上人也。曰：一生死解外膠，為心必泊然無所起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是其

譽之也甚矣。政恐高閑未必能爾，而退之反欲教之以情，炎而欲鬪，何哉？昔人謂退之未嘗聞道，觀此亦一端耳。韓讀

文語

歐陽子奏事錄載韓蟲兒事。余甚以為疑，謂仁宗閑居見宮婢韓蟲兒汲井，有小龍纏其綆，上以為異，幸之，遂有娠。蟲兒自云：上已幸我，取我臂上金銀子一隻，云爾當為我生子。以此為驗。又言銀子上付內臣黎永德藏之，是嘉佑七年臘月事。明年仁宗大漸，英宗即位，韓蟲兒事中外籍籍云：大行有遺腹，誕彌當在八九月，至九月十七日晚內出宮女三人，送內侍省，勘并召產醫及坐婆入十九日，修等入對內東門小殿簾前，太后呼黃閭索韓蟲兒案，示修

等。見蟲兒具招虛偽事云：自正月水行未嘗止，而銀子埋在宮正柳瑤真佛堂前闕下，柳即蟲兒主母也。又招作此偽事，以免養孃笞捶，庶得好食，益至月滿無娠。太后始加窮詰，偽迹盡露耳。又醫官坐婆軍令狀皆云：去歲臘月黎永德奉使成都，不在閣中，後將蟲兒決臀杖二十，送承天寺充長髮，余謂宮人得幸有娠，元不必定有左驗。使仁宗果不取銀子，蟲兒何苦偽造此語？一也使永德果奉使蟲兒必知不應託言黎為藏之。二也託言黎藏而黎先已使蜀，則偽迹已彰，不待月滿方加窮詰。三也銀埋佛堂，不過十月，豈其便土蝕析為三段四也？太后窮詰定知無娠，不應又召入產醫坐婆五也。既召產醫坐婆，是未知娘果有

述林

上卷

三

與無不應先出宮女送內侍省勅六也內臣奉使時月不
應於產醫坐婆責狀七也凡為娘者必作偽狀令胸腹高
之類若蟲兒無有娘狀但五六箇月已應見詐不應俟至
月滿若偽作娘狀者自去年臘月抵今年九月十七日首
尾纔交十箇月月猶未足豈為過期况孕婦過期亦有之
太后豈應遽加窮詰八也此事据太后傳以示羣臣者已
逗漏如此或核實當時情事猶未盡若是耶摠之英宗自
濮第十三子養於宮中既即大位或中嫌疑宮闈事秘何
有何亡政未易窮其隱微耳嗚呼余即不敢遽以綠綈方
底趙家姊弟事加宋然事迹頗可怪故特記之使後人知
慎讀歐文

天屬綴人心為人後者無稱本生父為伯叔之理而入廟
稱宗則斷乎無是禮也蓋不敢以本生為伯叔者子不可
以絕父未嘗為天子是終身人臣也不敢入廟稱宗者臣
不可以干君斯二義定此外即小有上下皆不失其大常
矣濮議所爭大段止是親伯二字則韓琦歐陽修諸臣所
執為是王珪呂誨諸臣所執為非紛紛之議久而既定即
後來與獻大禮大畧亦可緣此立論要之絕親干君二義
均乎無能外之者也讀歐文

注杜詩有極冤者二其一句句引著每飯不忘君支離牽
率動筆以之夫愛君憂國杜誠有之然豈無風景花酒之
作豈其平生終日涕泣者然此猶之可也其一觸處便謂

含刺如近家注寄嚴鄭公五首句句是刺夫子美於武元
有舊故禮誼不薄自生迄歿傾瀝甚多詩寓規諷或有之
豈其五篇而句句含譏者何如不贈之為愈也果爾則薄
亦甚矣至於配極懸都閔一篇以為皆是風刺不知詩人
忠厚為心况於子美即如懸宗失德致亂而子美于洞房
宿首能盡諸作及千秋節有感二首何等含蓄溫和不懸
元致祭立廟始唐高祖歷世沿祀不始懸宗其洛城廟中
又五聖並列臣子入謁宜何如肅將者且子美進身由獻
三大禮賦而首篇朝獻太清宮賦即老子廟也其文字鋪
揚何等豈其未幾而謾罵隨之則矛盾亦甚矣子美必不
出于此也略舉其大餘者可見嘗謂古人詩皆可隨意作

解要須平情耳然尤當以溫厚為主若欲妄穿即隨拈一
首如和賈至早朝漏聲催曉箭則譏晏興春色醉仙桃則
刺淫酒龍蛇動燕雀高皆指凶類小人之得意乘位亦無
不可者也確耶否耶洪駒父笑老書生注杜虞山引為談
柄以譏魯直乃復有不能自見處何哉詩題杜注

首晉侯使呂相絕秦而崧叔夜有與山濤絕交一書李于
鱗亦有與謝茂秦絕交書李謝相惡不知其踪跡安起据
詞林人物考則以李為順德日謝往過之李不延見但餽
贖十白金謝怒因入京師說李為郡無狀列朝詩集乃云于
鱗元美結社燕市茂秦以布衣執牛耳已于鱗名益盛茂
秦與論交頗相鑄責然則二君俱有其失而李則何地不

可容一老布衣也。夫朋友属于人倫，自非有大故，無失其親。君子之道也。秦如虎狼，反覆之國，在春秋時已見。端屢負晉直，絕之為大計耳。康為魏臣，濤附典午，舉以自代，欲相污及，所謂手薦鸞刀而漫之羶腥，名義攸關，固有不得不絕之勢。若于鱗則何為者？中原教子，口血未乾，薄物細故而惡聲如此。夫于鱗已大過，而餘子不為調劑，而更迭助之，且其時相嵩，父子當國，元美父子怵實死其手，諸君子身在于縉紳之間，名高海內，浮沉委蛇，容容而已，無一能為發其忠憤以建言斥奸為君為父為友，俱無所立而徒交口戟手于一窮途之故交，爭詛之不休，予甚笑而悲之。悲夫！文摹左盲，題襲中散，此亦見其大義未明而不善于讀古。

人之書也

題滄
吳集

殺大惡也。戒殺善事也。今人每以為佛氏之論，輒取儒者之言，辟之噫，此未明於聖人之旨者也。聖人教人，雖不盡令人不殺，而要其好生止殺之意，未嘗不寓於其中。請畧陳之。夫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君賜生，必畜之。子且曰：斷樹殺獸，不以時，非孝也。夫艸木且當恤，况含生之類乎？孟子曰：飲食之人，人賤之。古者饗饗，列於四凶。七十者始食肉，下此者不敢食也。夫七十古稀，然則食肉者亦已鮮矣。易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左氏曰：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是饗神燕賓，亦不必定用血味也。伊尹言有夏懋德，鳥獸魚鱉

咸若詩稱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蓋言先王德澤及物不加傷殘使皆樂育而有以遂其生也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麇卵故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昆虫未蟄不火田凡殺胎覆巢皆在所禁又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是故殷湯祝網天下歸仁樊姬不食實感王心里革斷罟以諫君子產以生魚命校人至於後世飼雀放龜渡蟻等事尤多不可殫述皆非出於釋氏之書也且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即使其說果出佛氏亦當遵行况元本古訓載在六經焉得藉口於闢異端而恣行慘戮之事變其肢體啖其血肉視為固然必不可也夫人之敢

於恣殺者以殺物類為無刑也今夫人君殺人官長刑人以至於死亦無刑也假令人主曰取人而妄殺之官長曰取人而妄刑之則人類有能堪命者乎試反觀之則何以異是又有小才自負之徒習為豪曠之說以為大丈夫須具殺人不眨眼手段方可作事亦安事此老齋婆爛麪頭之態嗟嗟斯人之罪大已古來嗜殺得慘禍者茲不具論即有才而曠達者孰如東坡東坡詩云捲簾歸乳燕穴蟪出痴蠅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又好放生適放生時子邁衣衿間有蟲朝雲取而搯之東坡訓之曰我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乃近取諸身以斃之邪答曰奈其齧何曰是汝體氣相感而生不可罪彼要當放之可也朝雲大悟自是

便罕食腥物。又語魯直云：昨買十鳩，有四活，即放之。餘者作羹。今日買魚，其活者亦放之。活者救渠命，而殪者悅我口。雖腥味未能盡却，且從權爾。魯直甚贊之。且為作頌，或又云：如不斷血味，而徒戒殺彼物，豈皆自死買於市肆，供我口腹，是借刀殺物以自肥，而希委罪於他人也。其用心尤憐，是又不然。夫果能茹素，大是佳事，或未能焉，則市於人者，終善於操刀手，以者，譬如人取血竭，人骨入藥者，往往於戰場，西市中求之，不愈於殺人而取之者，相萬萬哉。此即孟子見生聞聲之說，自是聖賢養仁孝之正訓。搃而蔽之，戒殺畢竟是好事，不戒殺畢竟是惡事。且操是說之人，以此激人之併當茹素，則可。彼乃藉以開人殺生之路。

不大詩哉

戒殺說一

余癸巳歲下血，凡十月，病甚，因以戒殺後病良愈。然尚未能盡戒水族。丁未春初，痛先君之既逝，而鳩臣瘖，又甚危，有感於心，遂併水族俱戒，不殺守此者，蓋有年矣。壬子除日，病困中，自思平生多罪過，而了無善狀，因作此篇，刻而傳之，以祈同志者，廣為勸勉，庶或稍助惻隱之端，於萬一歟。毛先舒識。

毛子作戒殺說，既成，客或難之曰：上古聖人以佃以漁，食鳥獸之肉，茹其毛，飲其血，而子今概欲絕之，將昔之聖人果不仁耶？答曰：上古未有稼穡，不知火化，人皆無以為養生之具，聖人不得已，順民情為之耳。殆後蒸民，乃粒蔬菜。

果菴畢備養生之用既日饒則殺固可戒也且使古早有
樹藝等事聖人必不更教民以殺也客曰古之佃漁不但
為食且以為業使今而盡廢之則貧者何以為資生之方
曰耕稼種植工技而賈販仕有俸兵有糧士有廩餼庶人
在官者有祿凡為資生之計甚設何必殺生且江南地力
猶或未盡西北曠野不開充多閒民無職業者招徠而授
之地牛種與器使為農若圃穀與蔬果將不勝食煙火萬
里盜賊亦稀沿邊屯田輓輸費省今虛可墾之地使之不
毛而令民以殺為業是何心哉客曰天生物類而人不殺
勢且必充塞大地不幾於物多人少而無以相容乎曰萬
物俱秉造化自生自滅於天地之間無俟人殺即如豺狼

猴貓蜂蟻子鷹鷄鴉鵲之類人未嘗日取而食之固不見
其充塞大地也又如大海人之採捕者幾何亦未見魚鱉
充塞滿大海也且人未嘗以人為食則自盤古以至今人
當如緊籬束薪密籬編竹相擠無餘隙且不容矣究之山
水原野多于村市官府即村市官府亦復著人處少而空
處多又何也曰古人牲以饗帝肉以養親焉能不殺曰果
為是是亦節矣余本謂自為口腹而恣殺者誠也然易有
禴祭受福之文禮有菽水盡歡之義或亦可殺可不殺也
帝固不言若養親自可於市肆求之亦焉用殺曰使人盡
戒殺則市肆亦何從得曰自戒殺而求之于市內養仁心
而外易事理本相濟且使天下之人果盡不殺則亦豈有

不安于蔬食者哉。曰：物不得人之養則死，故食人之食則死人之事。曰：物固能自食，不必定須人。况人之養物，仁也。若因而殺之，固不如不養而聽其自生自死也。今有乞于此，餓且瀕于死，或食之以得生，而因以殺之，可乎哉？夫食其食而死，其事忠臣烈士之所為，學士大夫或未能焉。而以之責禽獸乎哉？且誰令爾之養之也？客曰：聖人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夫人喜得爵祿而不畏後之，不考終命者，比比然已。故知物亦喜養而樂于屠烹也。聖人不禁殺，盡物性也。答曰：此戲論也。聖人盡物性，鳳儀而獸舞，麒麟在郊，龜龍在沼，煦嫗覆育，不殞不殞，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所謂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是也。非屠烹也。故

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苟以屠烹為盡物性，則子思當云可贊天地之肅殺矣。曰：化育者，化是變滅之義，故不妨于殺。曰：若然，則易繫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當亦是變滅之義否？况鷄斷尾以憚犧，牛釁鐘則殺，棘貪生之情，宛然趨死之心，安在君不以愛惜生命為盡物性，而反以其為樂就死亡？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彼貪爵祿而不顧嬰顯戮，亦政是人之失其性耳。乃以此為盡人性，與物性則謬之甚已。客曰：人貴物賤，人靈物蠢，以賤役貴，以蠢供靈，何不可者？曰：供役可也，如牛負重而馬涉遠也。殺而食之不可也，果以貴賤靈蠢論，則天子將以臺隸為食，聖賢將以愚頑為食，其亦可哉？客曰：聖人之治世也有

生有殺故禮樂聖人制之而兵刑亦聖人制之使徒生而不殺不幾聖人之大用不全歟曰聖人制禮樂以教化天下而兵刑其不得已也故曰刑期無刑又曰神武不殺君且以聖人之兵刑將以誅悖逆征暴亂歟抑將日取平人而以是加之歟今有虎狼入城市攫人物食其肉豈有不共相圍捕而殪之者尋常之物不為人害而必欲殺而食之是以兵刑毒平人也此政所謂弱之肉強之食是人反脊化為虎狼也夫麒麟騶虞獸焉耳徒以其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食生物則王者嘉其瑞而君子誅其仁今反以人之能殺為得聖之全然也與哉客曰不然古聖人兵刑以殺有罪人且可殺何況禽獸蓋禽獸者無人倫如父子

聚鹿互相蹄牙斯其惡政與有罪人等故聖人不嫌殺之以正其罪余答曰謂之人倫不曰禽倫先王以倫責人不責禽獸且魚之在水不見其聚鹿與蹄牙也若果以正罪為辭又不應更食其肉殺罪人者食肉否也且彼殺物者果正罪邪抑貪味邪此當捫心豈在騰口抑聞之君子責賢而矜愚詳貴而略賤至于物類賤愚斯極然而跪乳反哺不以孝舉雁不再耦不以節旌鶴潔矣而無為獎廉雉介矣而不聞賞烈牛力致倉箱不得以富民而侯馬陷陣而沒未嘗褒贈其忠而恤孤也善既不得與人同賞惡乃必欲與人同罰且加重焉寬于人而反過刻于物物必不服客于是曰是皆然已抑夫子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

狐裘狐貉之厚以居而蠶桑之務亦禮之所不得廢者也。余曰：禹貢卉服，外方時以木棉入貢，而為用甚少。漢唐之世，中國尚未有其種也。故聖人不得已而殺獸衣皮，浴蠶獻繭，亦猶古無耕稼而姑為佃漁耳。然孔子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書戒禽荒，禮禁原蠶，亦未嘗不示止殺之意也。今則麻葛可以當暑，木棉可以禦冬，且其種已徧布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何必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纁三盆手，方稱備禮？且太古固嘗草衣木食，禹惡衣服，文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卒以興國。古聖賢帝王率多如此。况于下者，豈必求華借云朝祭之服不容太簡？古人之章服有會，則布亦可畫。曰：聖人本不令人不殺，而子操是說。

將毋違聖曰：人之違聖者多矣，何獨于殺而必欲從之？且使聖人復起而見，今有不忍殺之人，吾信其必不怒也。况古聖賢又無不好生而惡殺者哉。戒殺說二

前客既退，後客方起，奮乎揚袂，瞋目厲齒，若將謂余得罪于聖人而阿佛也者。良久言曰：具曉子語，殆皆釋氏所謂一切衆生與已無異，凡有覺知，誰非同體者也。以至云蠢動含靈皆是佛子，而具佛性，又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政此類也。此異端之教，何足述哉。余笑曰：然哉。萬物實自一體，衆生實有佛性，是三實無差別。此自具儒書，顧君讀之而弗察耳。客愈恚曰：何何。余曰：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子思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曰仁民而愛物漢文之詔萬民及魚鱉飛鳥歧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賈生云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忽然為人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周茂叔之說太極也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成變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西銘曰物吾與也朱子以為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其註忠恕則謂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夫忠恕者施已不願勿施于人勿施於人亦勿施於物今試反思我身而受此刀箭湯鏃者其酷苦奚若且凡物皆有父母兄弟夫婦子孫諸戚屬今

人亡論戚屬之罹刑也即痛楚而凡有可以愈之病困而凡有可以起之者亡不為也亡不至也殺一物則其為父母兄弟夫婦子孫者其悲痛孤苦又如何也由一己之性命身家而推及於禽獸豈非夫子忠恕之極則而紫陽所謂萬殊一本者哉此皆一體無異之真理也易云中孚豚魚吉禮云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淦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竊嘗論之牛耕而馬戰羊孝而犬忠蜂蟻之有君雁燕雌鳩皆摯而有別鳥嚶嚶以求友鹿得草乃相呼龍之靈昭昭又出于尋常之外也者其古來尤異之物則有若唐昭宗之猴北平王家之貓匡山之白鷗蜀涪陵之猿霑羽滅火之鸞鷁求康捧三斤珠之鼠眉山鮮

于氏之蝙蝠金華之烏傳記所載蓋不勝述皆具佛性斯
其證也噫由是觀之則人固有不如物者且物壹而直人
變而機機變之巧則惟人為甚物固一無能及之者所以
無不受其賊而莫可如何雖然君且以為人果勝物抑不
及也譬如至誠君子時為詐偽小人之所欺陷便謂君子
不及小人而小人遠勝君子君為可哉人不思存心以自
異于物且以育物乃且不如禽獸而不自覺反謂萬物之
靈莫我若而快心烹割恣情食啖且以為天實生之以供
我之欲悲哉可為流涕而痛哭者也至云心佛與衆生是
三無差別此亦非獨佛氏言之也孟子嘗曰人之異於禽
獸者幾希夫曰幾希則猶有差等也曾子曰殺六畜不當

及親曰及則尚煩推而致之也易書詩所載物類之欣遂
珍竒效靈是矣然猶為人事所感化也中庸云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朱子註云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
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斯于無差別之旨固亦深切而著
明已而子思至謂天地猶有可憾聖人猶有不知不能夫
婦患矣可與知能而鳶魚直可通于上下之察是何也君
其思哉而乃徒以恚為悲夫

戒殺
說三

京口周千秋在樞曹月索長安米米蟲糾結一簸揚落
地則羣蟻聚噪之無何雞至則蟲與蟻俱斃雞口其夫
人沈氏憐之令奴子每將簸揚先置蘆箔于地事訖即
聚蟲貯甕中併貯糠粃于甕為蟲之糧滿則更貯別甕

初第謂姑緩其死且不忍其為雞蟻所殺耳乃至秋皆羽化而去初沈夫人消渴病甚醫皆束手執已待盡千秋因此事慰之曰豈有生百萬命而身自夭折者後果徐愈且更生令子又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置筒貯蟲筒中貯綿絮以溫之仍以綿塞筒口然久亦餓死有人教置青草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為青蟲飛去仲舒試之信然二則附記

長江大海渾浩流轉魚龍百變萬怪惶惑其戒殺三說之文乎 古來戒殺文多矣精思異彩霞蔚雲蒸從無觀焉布帛菽粟之真理者也

屢辱惠書長句纏纏然不已無不以聖人之道為歸心乎聖人之道為亟足下年甚少志甚正大遵途行不肯止深

造始未可量况在今日楚然谷音苟有心者聽之孰不欣悅第虛懷于僕無識知之人恐無所獲轉益謬誤雖然敢不粗陳鄙見以稍備高賢之采擇夫談道者甚紛適道之途甚歧一啟其舌即有同異水火互相煎迫然僕敢一言斷之曰去欲而已蓋人之得于天者本多神之昏欲蔽之道之遠欲隔之德之亡欲喪之善生于心如歛石見火瞥然即滅欲生于心始熒熒而卒至燎原而莫可撲故去欲則萬理融百善集古之人所以遠于禽獸而為聖人唯有此已大學云致知在格物是聖人約紛統歧歸于一是以為萬古學者立極稍或差池即毫釐千里其為格去物欲非窮至物理果如也斷如也夫窮物理亦聖人之所不廢

者也子曰學文又曰游藝夫所謂文與藝者何也即詩書
六藝是也夫置其心于詩書禮樂豈非窮至事物之理之
尤大者乎乃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曰志于道據于德
依于仁游于藝不知夫子之意將以孝弟謹信為重耶抑
以文為重耶將以道德仁為重耶抑以藝為重耶今謂格
物為窮物理則將曰致知在學文可乎將曰致知在游藝
可乎今聞解格物為學文游藝必啞然笑以謂非是窮物
理則艷然怒是知五五為十而不知四六之亦十也子曰
學而時習之夫時習豈徒春弦夏誦之謂乎記曰若夫坐
如尸立如齋集註以為坐時亦學立時亦學故曰心中斯
須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易慢之心入之矣此皆時習之真義也是學專所以去欲
也故凡為學有二病一曰徒心心非不主于為善也然不
能措之在躬見諸行事昔夫子脫駟于舊館人曰吾一哀
而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是謂有情必有文固不欲以
無實之情遂既其情也夫情者實物也而聖人猶必以文
篤之則文而無情聖人又豈敢用之哉一曰飾行曾子曰
張也為難能也孟子所謂能讓千乘之國者在東漢時此
事尤多夫徒心飾行君子猶不敢出况併無其心與行者
哉真小人借之以申申詈偽君子又聖人所必不與夫學
者但自加勤內非徒心外非飾行則善皆不假惡無所容
彼物欲安得而乘之哉如此則内外交脩表裏符一而學

之事畢矣言之且可樂而况于得之其亦足以愉快于此
與否也僕憶十四五時因讀書有所警嘗有志于道兢兢
者有日年漸長耳目所接漸多不但苦鮮夾輔之力而世
俗紛囂之言與事且日以加情炎其中出與為構向所志
益以亡後因多病靜焉而悔然結習痼沉一時終未得盡
剷去自知駁劣深為嘆恨蓋思涉遠者知足疲欲任重者
知力弱耳足下志既專定而能奮力望古人當不遠僕且
因之以勇自策則足下即我師矣僕何能為益于足下者
邪

答汪舟
濼書

謂大學格物是格去物欲者諸儒固多有之即程朱立言
之旨亦何嘗不然如程子云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
得尤切又云外面只務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歸朱子云孩
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長莫不知敬其兄人皆有是而
不能極盡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學者必須先克人欲而
致其知則無不明矣又曰致知是大學最初下手處故程
子此處說得節目多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使去父
慈子孝處理會若人只去裏面理會則謂求之性情固切
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自己合當
理會底但須六七分裏面理會三四分外面理會工夫中
半已不可况外多內少耶程朱持論如此者猶多不能盡
述偶錄此以概其凡耳觀此則格去物欲之解亦可無疑
其牴牾已又朱子齋居感興詩云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

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
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
商旅。絕彼柔道牽。又云。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
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
為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
踐斯境。又云。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
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
任。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其
末章云。懸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
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曰
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求刊落。竒功收一原味。其托

興之作詞指如此。則知紫陽用心所在。蓋功夫歸重格去
物欲。而不存乎窮至物理。斷乎明己其泥。格物為窮至事
物之理者。蓋偶誤也。且自序其詩云。皆切于日用之實。故
言亦近而易知。然則以去欲為落于空虛者。不但不知大
學格物。即以証朱子深造自得之處。合邪違邪。記格物語

客謂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豈非先須窮至物理。余曰。
人但知古人之學。先博後約。遂乃云爾。不知其主乎中者。
元有約在。則格去物欲是也。必謹于去欲。以為作聖之基。
而乃博學于文耳。政如天之有四時也。春夏生長。秋冬告
成。而必始于一陽之復。在萬物未生前。以為滋生壯長之
地。否則有速匱焉耳。君子之為學。順乎天而合乎時。夫去

欲所以存理即人心之復也。不然博文之後又焉能返而約于禮哉。且博文約禮語雖先後而事却不盡然。如曲禮內則多童兒時事則約禮功夫豈必在博文後與。又如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之類則預遠于欲之意存焉。然則去欲果最所當先亦不待十五而入大學時也。論格一物

去欲是聖賢徹始徹終功夫窮至物理亦自不廢但總須以無欲為主耳。今即舉一端而論如講求祀典此便是窮理之大者。然非虛中不倚之人其議之必不當理其行之必不能與禮意相符。故曰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又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又曰盥而不薦有孚顛若。又即最近者論之如讀書作文豈非亦是窮理之事使其不能清心寡慾其讀書必不能深入其為文必不能工妙推之事事豈非窮理必須以去欲為之主而去欲功夫乃徹始徹終者乎。論格二物

或謂格物終當以窮至物理為是何也。譬令有夫子于此而吾輩從游于其門夫子當必先教以讀書豈非窮理。余曰夫子必先教之去欲曰何言之曰門人始進時事多不見于傳記唯子路問君子尚勇後儒謂當是初見孔子時語乃夫子便深折之此可證也。至子張干祿子貢貨殖夫子皆不許之再求聚斂致干鳴鼓晝寢則誚之言不讓則

哂蓋四肢安佚與功名心盛而喜見才皆欲也皆非子之所許者也唯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則亟加賞嘆嘆其能寡欲耳由是觀之則遊于聖人之門斷無不以去欲為

先者已論格

客謂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又四教以文為首中庸以博學為先文言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豈非窮至事物之理也曰固已然古不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乎不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乎不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乎不曰文猶人也躬行則未之有得乎不曰以約失之者鮮乎不曰知止而后定靜安慮慮而后能得乎不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乎而朱註不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乎不曰

主忠信乎不曰一貫在忠恕而非多學而識之者乎不曰

繪事後素而禮後乎周禮三物不先六德六行而後六藝

乎記不曰白受采乎論格

世有已能去欲而或于理有未窮者其行事必無大謬如晉世子恭而未仁宋共姬女而不婦彝清而未免于盜惠和而未免于不恭古雖以為譏然後人能如此四君子亦庶幾矣若能窮理而不能寡欲則假經術以濟惡借六藝以文奸學足以惑眾言足以飾非此聞人華士之所由興而處士橫議之所以亂天下也論格

或難去欲事其甚簡易則入聖何難然則何以不得人人為聖人也曰聖人教人之心元欲人人為聖人元不欲示人

以難人自難之耳。即格去物欲四字，亦政自大難。易視之者，未嘗實做去欲功夫耳。或難去欲，既不易，而聖人乃以此教人，子奈何謂聖人不欲示人以難？答曰：此事亦易，亦難。非難，非易，人能去欲，此其事即易；不能去欲，則其事甚難。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言其難也。旋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言易也。此亦易，亦難，非難，非易之明驗也。論格六物

去欲如云：愈疾窮理如云：習醫。習醫所以愈疾，窮理所以去欲。醫書充棟，學醫者比肩，有不以愈疾為主者乎？舍愈疾外無醫理，亦無醫學。然則所謂窮理者，亦大要歸于去欲耳。客難若然，則必先學醫而後可以愈疾，是窮理果在所

當先矣。曰：此言似已。然語云：盧扁之神，不用為神，人將必召病而求醫乎？抑先慎于未病而無事于醫之為愈乎？抑豈無生而無病者乎？夫人果無欲，則窮理其後焉者矣。猶無疾者之不急于醫耳。客又曰：是不然。人無疾者，可無庸醫，即無欲之人，豈能竟無事于窮理如禮樂兵刑之類？其可無講究以為濟世之具乎？曰：禮樂兵刑是亦所以去欲者也。政如醫人之講究于醫也。醫者明醫，豈必自治所以治人？聖人無欲而不免有事于禮樂兵刑者，政藉此以治天下萬世之人，使皆去其欲耳。論格七物

或難曰：子以禮樂兵刑皆當以去欲為主，假令人但自去欲而不講求其事，則豈能明其理，習其數，措之設施不幾

于遺事落務而無以為治之具乎。余曰：所謂以去欲為主者，非置禮樂兵刑于不講求也。學必先治心，而後治世。去欲者，治心之學；而講求禮樂兵刑者，治世之學。未有不能自治其心而可以治世者。苟如是，必亂。且夫人果皆能用兵用刑，固不得已，即禮樂亦何嘗非聖人借資以為治之物。或曰：此近老莊之論。嵇阮之風，聖人之大道，豈其然歟？曰：此非老莊之說。夫子固嘗言之，特微見其意焉耳。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子夏曰：禮後乎。而夫子稱之。語子張則曰：爾以鋪几筵，升降酬酢，然後謂之禮乎？必行綴兆，興羽籥，乃謂樂乎？又曰：民之父母。

必達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有無聲之樂，有無體之禮，有無服之喪。記亦云：清廟之瑟，有遺音；大饗之禮，有遺味。又云：黃鍾大呂，樂之末節；尊俎籩豆，禮之末節也。禮運亦有大同小康之說，即孟子論禮之實，樂之實，意略相同。然則聖人之道，豈專在此哉？論格物八為學如養生，養生者必以寡欲清心為主，樂餌次之。學者必以格去物欲為主，而讀書窮理次之。格物餘談人生本靜，感物而後動。既格去物欲，則適還其生而自靜。之本體。于是靜固靜，動亦靜。靜固存，夫天理動亦合乎天則矣。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夫人能去欲又能窮理與不能去欲併不能窮理者此其為優劣不待言矣今設有兩人于此一能去欲而不能窮至事物之理一但窮理而不去物欲此兩人相去固當何如請試參之

窮至事物之理者把此心直鶩到事物裏去反拋却自己
不照顧得便與自己直實際處了無干涉矣若格去物欲
便時時回光返照照顧著自己此即古人所謂操則存所
謂求其放心所謂心在腔子裏于自己性分上功夫直是
親切有實益試身體力行之決自驗得

四

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程子曰只有所向便是欲蓋此
心微有粘著處即欲也但能格去得此物自然滓穢日去

清虛日來古所云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何難耶

五

或難窮至物理功夫方有下手處若只空空然去格物欲
功夫從何著手曰去欲便是下手功夫且去物欲者所以
存天理也不空空也若曰空空則天理豈空空者耶

六

人能無欲事事都好欲橫于中事事都不得好
世有能窮理之小人必無不去欲之君子

八

客曰大學云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學
者何講習討論是也是所謂窮至物理也修者何省察克
治是也是所謂格去物欲也然則窮理果在所當先已曰
否學脩語雖有先後功夫却不定是先學後修亦不是學
修後方纔恂慤威儀審謂必須先學已學後方去自脩則

武公學時豈其全不自修而絕無恂慄威儀者耶九
格去物欲則此中虛虛則靈靈則明斯致知矣故曰物格
而知至也十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二語即是大
學之道之歸本于格去物欲注脚十一

西蜀趙台鼎昧望云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至矣
此亦格去物欲之義也孟子亦有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云
云須知趙說非落禪解十二

客論格物云凡物各有則有所若非窮至事物之理安能
使物各當其則而得其所故格物之為窮理而非去欲必
也曰斯言是已然吾心獨無則與所乎若不格去物欲則

此心先自失其則而不得其所矣尚何窮至事物之有十三

或曰去欲存理也窮至物理亦理也鈞是理也即窮至
事物之理何不可者曰窮理元無不可特不得遺却自己
去欲存理功夫而反去窮物理耳我與物孰親人病舍已

之田而耘人之田十四

去欲與窮理豈無交養互資之益却有內外主輔之分去
欲者內之主而窮理者外之助也若說大學明德第一義
便是窮至事物之理是忘其主乎內者而先外先輔矣惡
乎可哉十五

或受侮敗面披髮慙于稚黃子曰將死之矣稚黃子曰孰
為為父兄哉曰否已有失召之哉曰否然則奚至此曰值

矣人競銖紫間耳我直壯而為彼之是加又度弗能報也
是唯死之足以洒之也稚黃子曲喻之且告以平恩讐不
報之道或遂謝而去既而思曰卒受暴人之辱固不足以
死而謂盡可置不報則非情予自審果能忘耶否則以已
所不能者望人非恕且謾之矣且我十讓而人十加層累
而益積我身其猶餘耶而何貴乎道慮既已定悔曩失辭
也既後曰無失也讓者或得譽焉或得報焉未為果非已
又思之反覆乃省曰否否非也譽報非其訓者也侮有自
有外自我招侮得侮宜矣而人弗敢且伏我之侮若是雖
不得侮而禍大何也唯不自知過獲報將陷于僂不獲報
且陷于獸禍孰大焉若夫外來者必其闕于君親者也不否

則何報非我不欲報之也來自外我無與也而欲報之則
更措心而行忿驚是定為躁鏡真為妄亂是以妄投妄益
下矣夫讓十加而身無餘言無主于中者耳其中有主彼
來百加且百讓非畏也不動也不動無勇畏者也讓愈多
藏愈密守氣愈純中堅不漓夫孰能搖之易曰貞固足以
幹事草木之脆柔者霜霰敗之無其幹也榎楠松柏益以
霜霰而老其材有幹之謂也我為歌曰霜兮霰兮出曰杲
杲貞木罹之其材愈老吁嗟乎唯松柏閱霜霰兮釋
語云先入為主是故曰讀正書親正人聞正言見正事正
者先入以主于中則邪者無由入矣曰讀邪書親邪人聞
邪言見邪事邪者先入以主于中則正者亦無由入矣故

正愈臻于正邪愈墮于邪也故君子甚慎乎其先入者也
子程子曰制外所以養其中也詩曰皎皎素絲在所染之

慎早

鼠竊食常事耳或嚙碎人衣壞損器物或故作聲以攪人
之臥夫衣物與人何仇于鼠碎之壞之攪之何利于鼠然
鼠必為之者蓋喜為人禍不喜為人福鼠性然也無能為
福工能為禍鼠之技然也是小人之真情狀也而天生鼠
實勝之君子見鼠可以知小人矣矣知防鼠之法則知所以
防小人之法夫使舜操火禹熏之或未能盡鼠類也然必
有以殄之矣當觀古聖人誅除群小定用何法鼠
客好博持五金之物入博場欺其耦曰直十金汝以十金

來則可博矣其耦從之一擲而北物歸其耦徒手歸語其
妻曰今日我甚樂一出須臾而獲五金之利妻索金亡有
也詰之曰我以五金之物而作十金注以博彼竟受欺豈
非我獲五金之利乎蓋自以為智長者也博智

或有磁盤用之失手得碎紋皆以為敗器也其人釘而合
之又善用之百餘年如故他完器之壽莫能若也人以二
金買名椀示博古者博古者曰此贗物也然直猶一金其
人甚怒受給也舉而碎之不忍于一金之多併二金而亡
之不善于揀敗有如此夫故曰自亡自償善北者能不亂
且將賀戰勝矣暴怒逆德也其可用乎償
客好古聞有周鼎直千金也主人貧甚願賤售之三百金

匡林

上卷

四

客以為利罄資得三百金買之歸亦他客果羣相嘆曰果周鼎直千金也賀之驩飲數日已客以買鼎故生計竭欲留鼎則之食欲更售鼎則無能當鼎賈千金者不得已則仍願以三百金售併不得也願以二百金併不得也竟百金售之始得利者十之七已亡利者三之二夫鼎雖周何與衣食事慕虛而忘其實者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此之謂也周鼎

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豈徒文武天地亦有張弛焉畫天地之張也夜天地之弛也故晝則精明而夜聽陰物之用事焉氣運有治亂治世天地張亂世天地弛故治世則天心力扶君子而遏小人亂則聽君子小人之自相為勝

而已其聽之也蓋弛也氣之偃也戰國逮秦六朝五季皆是也故昔人云釣天廣樂帝有醉焉醉者弛也天弛

古禮天子天子諸侯及諸侯子大夫為庶母皆無服諸侯公子之適妻子大夫之適妻子為庶母慈已者父在則服小功五月父沒則服總麻三月其非慈已者亦服總麻三月士為庶母亦總麻三月士不云庶母慈已者亦無加至小功之禮蓋士賤不得有慈母也知之者內則云士之妻自養其子是士之適妻子無慈母矣以此推之則士亦應無慈母故禮經無其文賈公彥儀禮總麻三月條士為庶母章疏云為庶母服者唯士而已又云除士以外皆無服庶母服獨士有服此語為誤蓋賈疏此章時忘小功五

月條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一章註疏故自相牴牾古禮庶人不得有妾故無庶母無庶母故經亦無庶人服庶母之文也論古適子為庶母服

嘗聞朱紫陽善堪輿之學故葬父于閩之崇安而葬母于徽之婺源後世貪龍脉者踵而行之余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要皆不出一槩而孔子更善魯同穴之義古今之違禮也季武子謂合葬非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以政言合葬之禮自周公始無能改之而孔子問于耶曼父之母必父母合葬于防而後已足合葬之禮周孔之所行也事莫大于送死禮莫大于正終子曰死葬之以禮父母分葬至于異域此何禮也夫以子而隔絕父母

使魂魄不得相依茂親廢禮以自為利豈可訓哉或曰同室生者之事耳死豈有知而必欲合之噫事死如生可以其冥然無知而任意為之乎為是說者又與于不孝之甚者也然詳考其事紫陽實葬母祝氏于建陽距其父墓百里而遠若夫葬婺源之說則後世葬師所傳會也然賢者為此意在當時或為事會之所阻格不得已為之而未及改遷耳倘以為當然也者于禮未之或聞論朱子試士以易書詩禮記春秋是矣然儀禮古之禮經故朱紫陽作儀禮經傳以儀禮為經多取禮記作傳紫陽又云禮記要兼儀禮讀則豈應專用禮記而反舍儀禮若周禮乃先王經世之大法先儒亦以為天理爛熟之書此二經合

上五經為七。自當並列學官。使人占一經。而以此試士者。也。孝經篇章雖少。義理甚大。而夫子亦行在孝經。豈可廢乎。亦應與大學中庸論語並重。使人人皆童子習之。併以試士。則庶幾經學大畧備矣。又禮記周秦以上之叢書也。皆古聖先儒所撰。種種各自成書。後儒裒集之為禮記者。若曲禮內則二書。切之為日用人倫之事。深之皆身心性命之文。自應別出。比于孝經論語。亦使人人童而習之。不必學禮專家也。即朱子亦云。須將禮記節出。切于日用常行者看。或謂古經不應分裂。曰。記本雜輯。原非一家之書。且大學中庸先儒業已分出之矣。又何嫌乎。論經學試士古經載聖人之言。自應無弊。而可以立教訓世間。亦有可

疑者。以非聖人立言之有失也。其故有六。一曰。有為言之。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類是也。二曰。古制不必宜于今。如子謂宗子雖七十無主婦。告哀公以妻無子者出是也。三曰。謬如祭法祖迎于坎壇。祖迎誤為相近。周禮典瑞組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組字誤為駟是也。四曰。斷脫。如春秋郭公夏五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是也。五曰。後儒改竄。如紫陽移置大學古文。蔡沈移置武成古文是也。六曰。誤解。如陳澥誤解曾子問壻之父母死而女必改嫁。近人解空空如也。屬鄙夫是也。以是六者。故聖人之言。往往或與事理扞格。不知者求其解。而不得。致疑以為多。後儒偽撰。謬已試盡。祛此六者之弊。而靜氣細心。以參古經。蓋無一

語之或信焉至賢人以下所說斯不能保其盡無弊耳疑無可

經論

子產秉與濟人孟子譏其不知為政柳氏橐駝傳亦戒煩
民蓋生民之理自足相生相養久矣尋常貿易自有估直
小小曲直自有平亭相因之例久必是宜民勞受而逸輸
亦適以互濟適欲通懷本不相戾為之長者只須于大利
大弊興革者數端大貪大姦鋤擊者數人與夫興教化而
植善類風動者凡數事餘亦相與休息聽之已耳魚本相
忘于江湖忽有蛟龍降于其窟而為之擘畫區處焉濡濕
响沫動以身與則魚豈有能聊生者且凡民習久者必其
事熟而情安者也一旦為之更弦齟齬必多而驟嘗者不

相能姦人又得以滋其弊豈非欲利之而適以苦之欲安
之而反以擾之哉益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為其所徵
者小所賊者大是以小人頌之而君子惡之夫子產濟人
有惠無害而孟子猶譏之况有所惠有所害且或惠少害
多者乎或曰然則古稱洞悉民隱者何也曰知其為苦而
非以為利知其為擾而非以為安不為察及苛細而事以
法臨之也是則所謂洞悉民隱者也禮云脩其教不易其
俗古歌云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此之謂與論平
秦穆公弔重耳曰喪不可久時不可失重耳辭之蘇秦以
連橫說秦惠王至書十上而終不聽夫穆公伯主又重耳
姊夫其言發于忠誠審于機事宜乎必可聽也然重耳終

以仁親為寶而辭穆公可謂篤于守禮而不惑矣秦執固必出于橫而蘓秦之辯亦聳聽且十上書宜乎其必可從也然惠王終以毛羽不滿不可高飛而謝去蘓子可謂詳於審勢不眩者也凡言已自可聽而猶有不可聽者以聽言之難也不可以不審慎也若二君乃可以為聽言之法

論聽言難

鄭國鑿鄭白之渠其情將以病秦而實則利秦故秦聽之而興鄴生請封六國後其情將以利漢而實則病漢故漢不聽之而亦興故情可無問也稽其實而已商鞅以帝道說孝公說之近理者也而實不然孝公不聽之而興宋人以性命說李後主說之近理者也而實不然後主聽之而

亡故理亦併可無問也稽其實而已然則理不足憑耶曰理必著實而後可言理以戰國之時而談揖讓以南唐之勢而事桑門其去實遠矣則去理亦遠矣書云無稽之言弗聽夫所謂無稽者豈必盡虛罔背誕之談哉論言必稽實

子房與漢掃秦滅楚其基在于圯橋進履後來若鴻門卑屈躡足附耳皆子房佐成其事韓王孫亦能出人胯下張耳使陳餘受里吏笞更誠之謀臣猛將皆如此而高帝又能忍詢者也亞夫撞玉斗罵項王怒而拂衣至疽發于背而死其不能忍也甚矣而所佐者又是喑鳴叱咤之人故敗其後呂后忍冒頓嫚書而季布面折樊噲可斬遂罷與師猶得開國遺意者乎論古人能忍

客問為君子與真小人孰愈。余謂若以凡情論，則為君子愈于真小人。然聖人之所深惡者，必在于偽君子，而小人次之。何者？真小人人所指目為害也，顯而小偽君子惑世誣民，釀禍也。德而大真小人，徑情而行，猶或有翻然改過之時。偽君子揣摩而成其術，有日益愈工之勢。故新莽足以盜國，王安石足以亂天下。皆是物也。是以舜必誅象，紂而夫子必戮少正卯也。不然，當時豈別無真小人哉？論君子真偽

天地之道，其猶汰繩而激之乎？汰而之于東者，其復也必過中而激于西；汰于西也，又然一往一復。久而後定，乃復中也。人事施報之理亦然。水之浪也，自風厭水而生也。風厭水，水坎于平，其既也乃高于平，則浪生焉。至于連波若山，涌濤崩岸，以為執也。君子於是乎觀道，速富者貧，速貴者禍，速成者壞，速才者夭。高明過者，鬼神瞰之；三世為將，道家忌之；帝王以不仁得之，後之嬰蔓誅也。必極一言之成，有報反矣。已過斯不及，無弗歸于中也。有高斯下，無弗歸于平也。是故暑燠甚者，祁寒高山之下，必有窪池鼻窟于面中，竅乃虛，道無容終不平與中也。此理自然而昭昭，豈冥數哉？論往復之理

一病三十二日，再劇而後甦。今雖畧有起色，亦憊甚矣。然病中甚苦，且靜却于此，中得少益處，第不可以筆墨道耳。

與拒石書

上卷

五

海中有嬾婦魚以其脂作油照讀書紡績則昏照燕飲六博游戲事則亮人之誤用其聰明者亦然弘宣辱在門下聞其醫學甚進而會寧寫生又駸駸國手適于世用乃可資生足下為兒子策甚善斯為不誤用其聰明耳亦足下之福也我輩凡自為為人皆須近裏著已務期寔益而已

與沈去

矜書

收書不必太佳本惜之不忍落筆反不得入裏視書雖不可狼藉亦勿太珍重意存防護便成盤礴讀書人架上書勿令簇新如市肆書樣蓋藏書與藏字畫玩好政不同耳

與從遊書

匡林下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毘陵陳玉璣賡明批

先君子繼齋公行道至高應於古人中求之徒以位在布衣無赫赫功業耳此外則士大夫或多不及僕行畧所述都未盡也自恨不孝不肖庶為人子邇幸郡邑志事維新乃數百年難值之會而僕又辱當事知之且操觚家多屬好友竊幸先君自應得與科條乃尚有遲疑則或慮攀例者多便不勝載嗟乎先君為人彰彰在通國口耳公論不可以為偽他人便可得攀例邪至限以封爵尤非定論僕常謂文字中列人常欲使軒冕布衣畧相參半倘開卷便似縉紳

便覽恐遺請大雅此語迹類私親且既微且病豈敢妄肆
論列今幸吾兄至止先君子之靈寔式憑之片言鼎呂榮
垂千秋且使僕有一息人理之地以報先君子于九原皆
足下賜矣良所謂生死肉骨者也報程妻

予文統所選大畧布衣多于縉紳七友多于生者亦
政與雜黃意合書語雖不多而委曲沉痛動人孝思

自前歲冬暮盃酒論文中間間濶倏踰二十五日僕既沉
疾臥里卷而念足下當作長安壯遊雲泥之嘆何可言說
然日玩雄文如晤其人而促膝對面也今之作者蔚乎其
興求其不愧立言者蓋少近與家會侯深論竊嘆誦足下
斯足當之何也蓋道與技不兩立也入于道則離于技入
于技者亦出于道未有可以道可以技者也可以道可以

技者唯文章焉離章繡恍摹肖形似以務夸悅人之心目
文也斯技也元本古聖賢人之指以期為繕性型俗者斯
非徒為文也道也是在作者之自擇而已且僕歷觀古人
蓋皆有不得已之心孟子曰我欲正人心我豈好辯哉然
則所謂不得已者何歸歟歸于正人心而已矣竊謂文之
足以正人心者莫善于尊經然豈徒令之人難之哉六籍
尚已後之人繼踵而特起莫不鞭挞風雲虎視龍變太史
公作禮樂二書抄撰琴瑟頗見窘手韋懸成議廟制亦誤
雋不疑贊衛輶之拒父引檀弓者許私侍主太常不肯立
左傳故劉歆讓之漢儒之學可嗤乃至於如此東京談經
雜以緯識王充論衡詆訾孔子賈公彥疏士為庶母服自

相垂違康成以犧尊為鳳尾韓愈不知禘非合食何氏胡氏疑周禮歐陽永叔不信繫嵇康蘇軾皆非湯武安石毀春秋為爛報帖其餘支離背畔不可盡述彼誠未嘗熟悉其學故持論乖方而惑後世僕觀足下文真古人之未易及者也是非為諛也蓋能深湛於經術而出之有本故也夫六經文章之天子也徒緣飾其語為文猶足挾天子以爭雄天下况足下於此浹洽久矣滋味旨矣挹注逢源探微究極斑駁古雋猶其餘事直將與天子為一德交修其足以軼古而垂於後復何疑焉家會侯其立志與學與足下雅相符見必投契固無俟僕僕固因會侯以通鄙意且凡盛稱足下之文者非以文畫足下且將有進于足下也

夫士一時不得柄用往往謂以文自娛僕嘗笑之夫文豈徒自娛之物邪夫功名在一時而筆墨流百千載善政利人之身家善言入人之幽隱但論果足當立言與否其所得與柄用孰多然則文章之權必能正人心必能醇風俗必能撥亂世反之正必能躋世于太平而熙蒸民于仁壽脊于是攸賴則足下與會侯皆其人也唯祈益勉進于古聖人之學以正人心為已任而已况方來又果得大柄用者哉不然尊經之謂何僕老且憊度何能為但得扶杖以觀治化豈不亦蒙君子之澤哉雖然語至此僕神志憤吐覺陽氣且滿大宅猶將崛然以興寄陳椒峯書撰書出承足下為我深謀然彼謂僕謗孟子嗟乎寬矣哉

斯談且以僕為謗者指太王好色貌大人二論也古君臣
交傲俱不憚逆耳不稍假為姑順故曰毋若丹朱傲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嗣是後且益嚴而貨色云
云孟子未免曲辭對君駁之者曰此豈諧臣媚子之導君
于慾者乎夫子至是邦必以溫良恭儉讓而孟子曰說大
人則貌之故疑其遠于孔子且恐蹈之者得禍耳難者曰
不賢于儀衍妾婦也者噫使有他說或當林之若是是固
可無辯夫僕以禹臯陶望孟子而駁者比諸諧媚寬之僕
以孔子律孟子而駁者取公孫衍張儀輩多之此誰為謗
誰為贊耶設有人焉或稱其孝或責其不孝責者以其不
及虞舜曾閔斯不孝稱之者以為猶不作楚商臣隋楊廣

故當嘉其孝足下且以誰為謗誰為贊邪與陸拒石書

毛子喪曹氏不為製服客進問曰曹氏於子雖妾耳然聞
之性端嚴而孝謹勸吾儉約作家蓋良女子也十七歸子備側室
者二十年而產丈夫子三今沒而子不為之服何乃若是
忽與余答曰非忽也不敢也何以不敢曰服者制也制之
自上者也今律妾雖有子而無服禮云非天子不議禮又
云今天下行同倫孔子雖聖生於周則從周余其敢違制
典而干戾乎哉客曰然或以為有總服又或稱袒免者何
歟曰儀禮喪服總麻三月者後云貴妾註云公士大夫之
若賈疏以公士為公卿是知公卿大夫為貴妾總禮喪服
小記云士妾有子而為之總是古公卿大夫士於妾本有

總而今律廢之久矣。忽從而行之，是生今反古。古禮故不敢復遵也。袒免者，近余友柴虎臣紹炳以義起之者也。柴氏以為既不敢總而無服，又太愬於是乎為袒免。然余今不敢從之，何故？蓋古者五世袒免以殺同姓，又朋友死於他邦而無主，則亦為袒免，非所以喪妾一也。今律服有五而等，有八為類，已盡而竟廢袒免之禮，是又安可復也。二也。妾已無服，冒加袒免，是猶之冒總焉耳。三者俱病。此余所以弗敢從者也。客曰：是既然已然，古公卿大夫士有妾服而上不及天子，諸侯下不及庶人，何也？曰：古禮天子諸侯絕旁期，何有於妾之總？而庶人不得有妾，故亦無妾服。古妻有七出而無子者出，政以庶人不得有妾，而又

不忍其竟絕後，故令出妻而再娶妻。云爾。曰：公卿大夫士又何別歟？曰：古者娶妻，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皆有媵，即妻之娣姪，娣姪為貴妾，唯貴故為之總，不必其定有子也。故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士亦有媵而不得稱貴妾，蓋士賤則媵亦從之，而賤唯賤，故必待有子乃為之總。無子則已，殺士妾所以殺士於公士大夫也。若今制則庶人許其有妾，而上下貴賤有子與否，鈞不得為妾服也。已曰：妾次於妻，而且子，或無嫡子，則承祧之重，繫焉而制都無服，不已太愬也乎哉？答曰：似哉。然古庶子為生母服，都無斬衰三年之重，而為適子者，唯公子大夫之適妻子及士為庶母服，總麻三月。若庶人不得有妾，故亦無庶母服。今

制為生母。至服斬衰三年。而適子亦為期杖。稽諸古。昔為過隆於子。而殺於父。意者殺於父。故使子得伸。且其所以殺父者。或以防白華。綠衣之漸。而併加重於適子者。亦以慮禽行之類。如晉獻之烝齊姜。悖逆者。學顏峻之殺父妻。邪。雖然。有子之妻。喪遵王固。不敢製服。即為白衣冠。三月。畧依古總之例。可也。魯哀為妾。服齊衰。古以為譏。然猶托諸魯人。妻我若夫。恣情越禮。臆創制典。昧聖人自專之誠。而猥狗流俗之蔽。談其雖不肖。固不敢出於此也。客於是乎。渙然釋疑曰。茲喻矣。可退。妾服問答

典禮之文亦博亦雅其在董江都刘中壘之間乎

鄙薄相傾二三載。今幸接顏色。且使豚犬亦獲侍清光。欣

快殊深。及慧自古有之。要如足下。實亦罕儷。昔程篁墩李

西涯皆舉神童入禁中。後致位卿相。然兩公雖名臣。亦罕

大建樹。當得作鄴侯輩。乃佳耳。懸宗云。是子精神大於身。

夫物不翕則發。不先神明不斂。不得大鄴侯。雖誦法聖人

之書。而實通老氏之學。守黑守靜。蓋深知之。然後知其所

成就者。精神為之精神。其學術之翕聚為之也。足下觀今

世。豈不亟需才。且以足下之年。少材竒。致身青雲。彰植文

采。固自有餘。然僕微窺足下自命者。邈哉。詎不以古人為

期邪。歲月政多。天地不老。僕病夫耳。人生不滿百。長懷千

歲。憂古笑其迂。然區區之心。或不迂矣。惜別伊邇。聊為相

畫扶桑之光。尚冀垂及不宣。與崑山八齡張能一書

洛神一賦子建原序甚明或謂舊名感甄者此誣者言耳
雜記武帝有今年殺賊正為奴之語謂操亦欲之又謂植
求甄逸女不遂後太祖與五官中郎將植廢寢與食而正
史俱不經見此皆妄也風波之口構煽無端因緣采旄成
茲貝錦自古及今有同慨焉今不識字人或指其覲覲其
嫂亦必覲然怒子建即有不肖之心肯顯然以感甄名賦
邪况屬母后亦必不敢蓋人情喜加人惡而聞惡者又多
信生哈成口摠不之恤至于才人尤易招忌而來讒豈
獨一子建邪來說頗得理然陸景宣先生洛神賦辨註尤
詳昉思可求此覽之當更渙釋不佞愧非便便之腹不足
叩耳答洪昇書

父有死罪子請代可許之乎曰不可客謂宜可以申孝子
之心赦其父殺其子而旌之以勸予謂非是子欲代父死
情也而刑必加于有罪者法也法不可以情貸者也今夫
人有一子即可為後得嗣續而警不畏死之徒敢犯法又
可以代得赦即以人命律論有十子者是常可以殺九人
也既殺九人又殺九子縱一凶而斃十八無辜豈非愈肆
驚惡之膽乎且犯重辟者慙也願以死代其父者天性之
甚擊者也舍巨奸而戮孝子失刑已甚尤非所以為治之
道也古父戮而子興者多矣禹固未嘗為鯀受殛也假令
當其時臯陶方施象刑而禹請以己身贖父罪堯其肯聽
之哉然則子請代父死而法不許之是也若小罪或杖笞

縲紲子欲代父受者斯聽之焉可已是為議父不許子代

或有以女子許人者徒以言語而無所據後其人不欲女

女將更嫁之其男家訟于官官斷而歸之而初無一物之

是憑也然羣頌聽訟者以為能惇倫而維風毛子獨曰不

然古婚姻之禮重矣大矣所謂合二姓之歡以為宗廟之

主者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奔者禮不具也故古者六禮

不備則貞女不行是故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雖速我

訟亦不汝從言求成為室家之禮未嘗足也是豈可恃偶

爾之辭而遽謂事之已定者哉雖男女婚嫁元無可以漫

許之理漫許者固不得為無過而乘人飲食醉飽之餘矢

口談笑執彼一言同于壹與之齊之勿可改斯則非禮之

甚者也何者凡人數金之假必有質劑肥瘠之速亦須折

簡男女居室是何等事假令求者誠求許者洵許自應于

已諾之後訂為定約古有納采問名納吉諸事今俗率從

畧然亦必有拜允之禮請媒定議然後擇吉偕媒具莊帖

登女家之堂而拜其許允焉女家仍具帖來答拜若是雖

未盡與古禮合亦庶幾乎敬慎其事而昏因可言定已使

其一言相許之後彼乃漫不求婚併所謂拜允亦置不行

則非但輕廢重禮是固弁髦吾諾而不欲成婚媾之好也

女氏前言之不踐亦宜矣豈有罪哉且古人于納采問名

之後猶須待卜卜而不吉仍不成婚故先儒曰必卜廟得

吉兆婚姻之事然後定豈其吝一簡惜一拜薄物之不行

而遂可要人之子女者。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于是時也。
奔者不禁。蓋謂及時或過時而夫家不能備禮者。則許其
奔。蓋通人情而從其權耳。然他時猶禁之。所謂敬慎重正
昏禮也。然止云不備則猶有禮也者。若都廢拜允則全乎
無禮矣。全乎無禮而官猶為之判合。是助成其人之無禮
而要人以必奔也。且既無憑藉。則豈無構造無稽無簡。豈
容輕聽廢典禮之大而長奸詐之風。婚姻道苦於斯為甚。
故予謂折此等獄者。必訊其某年月日曾經彼此拜允與
否。有媒有証。仍須有原帖灼据。方可斷合。而懲其悔婚者。
否則竟以誣告坐男氏加之罰。斯則所謂悖倫而維風者
也。或既有成議而女氏反拒男家。謂直須行聘。無庸拜允。

如之何。曰。此其口諾而心不諾。不聘則便于又顧而之他。
且將要之。昔周公曰。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子曰。先財而後
禮。則民利。夫拜允禮也。儀也。行聘財也。物也。若斯人者。固
輕儀重物。先財後禮。而又預懷貳心。吾豈復與之為昏。因
也哉。証 昏 訟 議

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雖未盡然。要之婦人終不應崇以
才見也。况文采乎。故曰無儀。又曰闕觀利女貞。無攸遂。在
中饋。古聖經之立訓如此。後之君子不知此義。徃徃婦人
稍有文筆。而相耦者不必盡如馬卓秦徐也。雖琴瑟子女
歡合初無間然。亦必曲為描摹。以寫其抑鬱不得意之態。
不幸而早歿。亦必以為坐是而歿。以謂為才。姬憤惋將附。

會如朱氏斷腸集而後已。嗚呼！是何言歟？婦以夫為天，壹與之齊，終身不改，使其恃才而有嫌夫之心，斯其為何如人？況本無其心，而更誣之，此不足以貶夫，直僂此婦于地下耳。因觀淑真詩，偶為書此。書朱淑真詩後

鄭莊公封弟段于京，段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又收貳為己邑。至于廩延，已繕甲兵，將襲鄭。莊公命子封伐段，段入鄆。伐諸鄆，段出，犇共。宋儒呂祖謙曰：鈞者，負魚，魚不負鈞，獵者負獸，獸不負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于莊公？蓋專誅鄭伯而原叔段，毛子曰：甚哉！呂氏之說，謬也。夫莊公失教而段叛其君父，兄不弟，不臣為戾，滋大端本而責備莊公，固不能無過，而要不可與段同等。是公雖有可譏，而段則

在所不赦者也。初武姜為段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又為之請京，母命不可以再逆矣。都城過百雉，豈強予之哉？且誦將仲子篇，誠踰墻而慮折桑，斯其心與周公之鷓鴣棠棣何異？則公豈果欲陷段于大惡者？寵弟擅于外，母氏制于內，削之不可，禁之不能，莊公勢固無可如何。自斃之言，亦不得已焉耳。即公或欲待段稔惡而自稔其惡者，則段也，非公實逼之也。段之包藏禍心，久矣，有徒衆如二君，鄆之役，僅而能克，故范無字曰：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臣，且敢于伺君之隙，而君顧不可以伺臣之隙乎？古善處兄弟之變者，莫若舜，然象特狂騃，豎子耳，書言其傲，不云他惡，又曰：蒸蒸，又不格，姦則已化于舜之蒸蒸矣。

他如徃入舜宮等事不見于古經事未必確大畧虞初小
說家語故舜得全其友愛而無間然觀于田二詩段乃勇
且得人蓋是曲沃桓叔之流而非可比于象者也夫人臣
無將春秋之法也大義滅親亦春秋之法也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之者亦春秋之法也叔段之叛形既成則莊公
之義討得伸而乃曲致其文以為公惡則是周公不可以
誅管蔡漢文不可以遷厲王肅宗不可以討求王璘即近
代高煦寧庶人皆是以非辜而受戮寬亂賊之罪而反罪
討亂賊之人豈非與于亂臣賊子之黨乎呂氏又以段得
有後于鄭為鄭伯欲以此欺後世若然則蔡仲之命周公
亦將以為欺歟文帝復王淮南王長之三子鈞是欲以欺

後世不使得為後則必以為薄使得為後又以為欺使人
將何適而可哉操論之苛酷非情理顛之倒之抑何太甚
原呂氏之說本于穀梁然穀梁雖譏鄭伯之失親親而未
嘗不名段以賊故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祖謙不知深
審本末遂輕于持論如此既昧聖人之旨而亦豈以立臣
子之大防哉抑左傳明載大叔出犇共鄭伯亦云寡人有
弟不能和協使餬其口于四方而公穀皆直以為殺豈亦
傳經之誤也歟鄭伯克段
首止之會惡之大者也聖人之所必誅而不赦也人臣無
境外之交人子無專制之義君子愛人以德與子言孝故
里克曰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桓公安得合諸侯以私會

臣林

下卷

十一

王世子。王世子亦安得背君父入他國而會諸侯。不子不臣。莫斯為甚。昔者惠王將廢世子鄭立鄭弟帶。固非道矣。為桓公者則當諫力諫而不聽。亦聽之耳。所謂大臣以道道君弗敢為數之義也。是故董子曰。陽城陰者尊壓卑。雖甚大拜請之而已。毋敢有加。陰城陽則卑勝尊。逆節也。故鳴鼓以攻之。而朱絲以脅之。則公安得遽自會世子。且因是為諸侯之盟。以樹私恩。張威福哉。是會或以為寧周。或以為定位。或謂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得。亦幸。王寢易嫡之謀耳。故周以寧位以定。而父子君臣皆得。假使惠王必欲廢世子為桓公。與世子者將如何。假使王如吳大帝。且因是發怒。豈不更速世子之禍乎。此時為桓公。又將如何。

苟謂吾勢足以制王。王必不敢動。是桓公助臣子以要君。而世子借外兵以脅父也。鬻拳之諫不可訓矣。四皓本無兵。其來特欲感動君心耳。然云天下咸願為太子。死後儒猶謂子房教以挾高帝。而况率諸侯以會之哉。或云此衣裳之會。不以兵車。然衣裳而兵在其中者。也。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王止欲廢長幼之節。而桓公直垂君臣之義。併歎父子之倫也。晉獻廢長而立少。春秋于里克必書。弑以示大惡。蓋長少之分輕。而君臣之義嚴。春秋不以重易輕。不以小妨大也。且公葵丘之盟。首曰。誅不孝。次曰。毋易樹子。今使世子私出會諸侯。以受其擁戴。不知有父可謂孝乎。是鄭本為不可易之樹。

子。而桓公反。陷其為。當誅之。不孝子矣。夫王即廢鄭。未必殺之。而此舉實為堅冰之漸。既放其漸。安知不成其讐。臣子之心。既成其心。此亦或遂其忍。干犯上之事。事變相激。勢有必然。則是會也。天下諸大惡之萃焉者也。而桓公實開之。鄭伯不盟。得其正矣。然始不辭于桓公。乃既會而逃。雖云悔過。而猶不免于貶。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或謂美是舉。嗚呼。是舉而夫子以為正也。春秋何為而作也哉。王

世子于首止論

傳經者多以此會為美。幾陷人心于亂。賊而不自知。不可少斯論。獨見其大。讀之使人怵然。以驚。撐持宇宙。定不為大文。

夫人之制行人情而已矣。人情者中和而已矣。故凡矯情

潔已以為名高。而過居人于不堪之地者。斯君子不肯為。以其所完者小。所害者大也。陳仲子廉士也。然廉固美德。而以校之于孝與悌。則廉不得先夫。其兄戴之義。不義未可知。即使兄果以不義得室得祿。而弟居兄居。食兄之食。豈不義乎。而馬用避為。雖然。仲子避兄。其猶可也。離母則大不可者也。兄室為不義之室。兄祿為不義之祿。母亦為不義者之母哉。挈妻以去。母若同室。皆不義之人。獨其夫婦為義人者。且使母若不子守義之窮士。而心乎不義之富貴人也者。是不但居兄不堪之地。且併居母于不堪之地矣。夫知有婦。不知有母。兄知有廉。不知有孝。弟數大倫。而飾小節。以自為高。是豈可以為訓也哉。然則兄戴果不

義也為仲子者宜如何曰居兄室夫婦奉母而自食其食約已自飭如無兄貴也斯得矣而惜乎仲子之過矯激也若夫趙威后以其不索交諸侯罪至當殺則又太過若然則是易之不事王侯鴻漸於遠儒行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其人固皆可殺者邪此又發言之苛酷不能使仲子心服者也陳仲子論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其本由于父殺其母而逐子章子自以父無妻子之養亦遂出妻屏子終身不受妻子之養噫斯過矣且妻子亦何罪哉已以父無養而遂屏其妻若子吾之子又以祖與父皆不得妻子之養而又屏其妻若子是将世世為出妻屏子之家者也併後亦可以無婚矣將

絕嗣乎制行不衷莫斯之過且又近于懟恩勝之地而過形其危苦則君子以為尤又父初殺其母而埋于馬棧之下後章子貴為齊將齊威王欲改葬之章子辭焉以謂未得父遺命故君子曰異哉乎章子夫其母得罪今亦莫知其故然未得父命已則不敢私為更遷可也弟尊君命而改葬其母豈非人子之至願而必以亡父為辭豈愛母不敢踰于尊父而併生君之命亦不足以敵死父哉然則章子操行過厲而迹固近於不孝已無怪乎通國之論也若推其心則是唯恐身陷不孝而實非有他此孟子所以原之歟匡章論

魯連子好竒偉傲儻之畫策好持高節辭千金謝封爵排

患釋難解紛亂無所取不肯帝秦且談笑而却其軍蓋明
于大義而習練當世之務不為迂遲而又不墮詭隨希世
之習者戰國之間一人而已或曰連非明大義者也其射
燕將書欲使指燕而游齊教臣叛君其昧昧已甚毛子曰
不然君臣之義政在各自為其主耳當其時齊之為齊蓋
岌岌矣使連燕人而為此語固不可也連齊人也招徠敵
人使歸本國以抹其旦夕呼吸之危亡臣之忠也于大義
何害夫姜伯約魏臣也携之入蜀而收其功孔明且為之
矣悉怛謀以維州降李衛公之功竊臣牛僧孺以私憾阻
不受至今以為恨比事以觀則連何譏焉不然豈其必欲
拒之以堅其竭力致死之心使與我國為勍敵即父母之

邦沾危之不恤而直聽其至于覆亡乃得為明大義者哉
或難以鼓之事子謂穆子非也使鮮虞無罪豈應被伐如
有罪則請以城叛者乃能棄惡而即于義者也不受猶可
而又使鼓人殺之則圍之者何心孟子曰徒取諸彼以與
此仁人不為王制諸侯各有分地而互相侵已則不義而
更惡人之順于已又何心乎違人心已難而況於自違其
心乎且終竟降之焉用多日假令苗民早格于禹益美武
王之克商豈取倒戈攻北之徒戮之哉子乃不知荀吳所
為

魯仲連論

昔伯夷叔齊讓為君不肯立若無中子當奈何且亦幸中
子委蛇耳彼倘以為既無父命又非天倫亦效其兄弟為

固讓當奈何論者以為果爾則請之天子定所立是已然
使夷齊是天子之子則又當誰請毛子曰叔齊立周太王
舍太伯仲雍而立王季王季不以此貶賢文王舍伯邑考
而立武王武王不以此貶聖漢武帝舍諸長子而立最少
之昭帝世亦莫或非昭帝者道固有正變也天倫固重如
父命何且叔齊所守者兄弟之倫耳若以父子之天倫較
之則兄弟輕矣尊兄固不如尊父也夫國父之國也而子
父之所生者也父即天矣且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
叔齊順之又以尊兄一立而教善從吾故曰叔齊立或曰
若然古譏舍長立少者何也曰此為父言不謂子或曰二
子即為天子子叔齊亦終不得立當擇宗室之賢人立之

而兄弟皆避斯為得正而無少憾噫父有天下傳之子大
經也通義也以相讓之故而棄之于族人使萬世後有斯
國者非吾父之子孫鬼有餘恫可謂孝乎蓋天下雖曰重
器自聖人視之則輕重視之故或固爭之以為利或固讓
之以為名輕視之故可以去之如脫屣亦可以受之如固
然昔者舜以堦而受天下于舅禹以臣而受天下於君夫
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舜禹且亡不可況少
子乎且兄弟之相讓如此彼宗室又安得居之倘居之必
召亂又仁人智士之所不為者也古處變道而行權者已
多要在審重輕衡小大為或取或舍焉豈獨夷齊哉齊問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說

者謂宗子領宗男子外宗婦領宗女子內禮不可廢故雖七十必再娶子嘗疑之蓋天子諸侯無二嫡固無續娶主婦之禮即卿大夫士以七十老翁而必欲使再續正室亦殊非人情既詳思之乃知此主婦者謂攝主婦也昔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杜氏以為諸侯之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不稱夫人謂之繼室子因知此所謂主婦者政是攝治內事之繼室既攝內主事亦得曰主婦猶曰主持內政之婦焉爾是宗子無主婦有主婦也蓋古天子諸侯之媵大抵本貴而大夫亦有貴妾故禮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士不名長妾士妾有子則為之總彼其嫡在時恩禮亦已有加故自天子諸侯以下嫡妻歿雖七

十必立其貴妾以攝內事否則內政恐亂而無所統而遂謂當更續求主婦豈不誤哉或謂古人三十而娶七十則猶未哀且卿大夫士又貴故可以再娶不知古人年力雖強去今人亦不大遠故七十時制非帛不煖不與賓客之事不得致政則君賜之几杖皆所以優老扶衰也居喪則飲酒食肉惟哀麻為喪皆為疑死古人豈遂絕遠于今人乎而謂必可以再娶乎貴者內主必處子年率不出二十而遠與七十者耦必宜家乎且妻亡無妾或有妾無子者猶或可以行之若有妾而妾又有子自可以妾攝主婦矣何故必欲別娶妻使新加故少加長無子者加于有子且七十而娶者枯楊之萑理未必果妾子應有必立之勢將

貴其子。而必不肯貴其母。且別求嫡以壓于此子。此母之上。其為齟齬亦甚已。說者又謂此為無子。及有子而幼者言耳。若有子已娶婦。自可傳家政。而不必更取矣。是又不然。家政可傳。而禮弗可越。父在子無自專之義。焉得遽代其父為大宗。而領宗族。又古人支子尚不敢祭。雖貴而祭。猶必告于宗子。使領其事。父在則子亦無專主祭祀之禮也。然則以為已有子若婦。而宗事竟可以委之者。非也。故知此主婦為妾攝內事者之稱。斷亡疑爾。夫世或有七十猶可以再娶者。自卿大夫而下。禮亦不禁。以謂必當再娶。而不可闕。斯殆非夫子立言之旨也。而議者終謂聖訓之不可違。亦過矣。夫聖人之言。亦與時消息耳。古者三十而

室。四十而仕。今人室豈必定三十。而仕豈必定四十邪。魏鍾成侯老矣。已有毓會。猶更納正嫡賈氏。裴世期謂是宗子七十取主婦之義。古雖有此等。何必踵之哉。或曰。若是是率士以上。乃可行。何以處庶人之無妾者。曰。禮不下庶人。可從畧已。宗子主婦說

嘗讀論語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素絢一語。碩人通篇之正指也。孔子刪之何也。曰。是子深予乎。莊姜也。昔衛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是詩之作。不干始嫁時也。乃復追叙其盛如此。蓋莊姜始來。交好治容。裝遣亦顛願。故國人追賦之。是以庸人所慕好。待莊公耳。若曰。君即不好德。獨不愛念其貌與資裝乎。至莊姜之宜稱。

與國人之悲君夫人則不專在于此獨云素以為絢兮斯類以眉首倩盼為素而以褻衣翟菲為絢耳原素之為名內美之至純質雅之極盡也今如其辭則莊姜所蘊止于此矣夫美有萃者稱窈窕贊王姬者嘆肅雝衛人所以頌莊姜者何其辭淺而意滯也乎故夫子刪之專目其外紛華之美使辭與鵲巢稱夫人韓奕述韓姑畧等斯無嫌矣夫綠衣燕燕諸作夫子錄之而春秋書州吁之亂于莊公有罪辭是子之予莊姜甚明予莊姜是賢莊姜也奈何以莊姜至賢而徒用天姿自然之妙當其素哉或云碩人一篇章皆七句故子獨刪此句以諧音節不知篇章參差者多且欲刪之何必專于素絢之句乎蓋麗眇自賢女所不

廢而嘉其德只不徒在貌也是存素絢之句文淺而指沒

刪素絢之句文微而指明列女傳又云齊傳母之所作觀

螭蟻凝脂諸語其或然歟碩人子刪

古廟制之說紛紛雜以後代之禮及諸儒論議援據愈多

愈成疑訟予為括其禮而質言之務令簡白且取其宜于

遵行而畧其頗煩苛扞格者古者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為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大

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為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天子諸侯之廟制廟門南向廟室亦南向從南門而入于

向南之室乃室中則又以西為尊其室中之主皆坐西朝

東此羣主自在各廟坐向都是如此若羣主入而禘祭于

太祖廟時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羣主則依昭穆兩行旁
列侍坐羣昭之主皆列坐于北墉下而南向羣穆之主皆
列坐于南墉下而北向此所謂左為昭而右為穆昭穆之
所由以名也此周以前天子諸侯廟制畧同至下此如大
夫士之家廟後儒論之以為或當殺其制度廟之門宜東
向從門入而北旋入于室中可也其祭自夏殷以前不能盡詳
在周則天子春祠夏禴秋嘗冬蒸春祠植祭謂各祭於其
廟也夏秋冬三時禘祭謂升三昭三穆六廟之主入太祖
廟而合祭之也此時祭也又有大禘之禮五年一舉行行
之大畧在建未之月將六廟之主併毀廟之主俱升于太
祖之廟合祭之也又有禘禮亦五年一舉行行之大畧在

建巳之月推太祖所自出之帝祭于太祖之廟而以太祖
配之禘禘之禮相間行皆曰殷祭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
禘借如人君以即位為始第三年禘第五年禘第八年又
禘第十年又禘蓋畧象乎五年再閏云後儒膠于三年一
禘五年一禘遂有四歲三殷祭一歲兩殷祭之事殊乖古
制亦煩歎難行然此皆是天子之禮諸侯亦春祠夏禴秋
嘗冬蒸春祠植夏禴則一歲植一歲禘秋冬皆禘大禘亦
五年一舉行合四廟及毀廟之主同祭于太祖之廟但不
得行禘祭之禮也此諸侯之禮也大夫士官師雖有時祭
俱不得禘或請于君君賜之禘乃敢禘禘亦止于四世從
父以上及高祖止此大夫適士官師之禮也庶士庶人皆

無廟但祭其先于寢而已

古廟制說

禘禘之禮說者各殊皆由于後儒不知互間舉行之年數而唐韓愈作禘禘議又溷三代之制莫能辨也此後世之所以滋疑議也予嘗考之夏殷四時之祭曰禘禘嘗烝周四時之祭曰祠禴嘗烝而禘則為周殷祭之名此三代祭禮之殊其名者也時祭唯春則羣廟各自為祭夏秋冬則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之廟謂之禘此三代祭禮之同其制者也周又有大禘凡五年一舉行羣廟及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之廟亦曰殷祭周禘亦五年一舉行專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祖之廟而以太祖配享之禮不王不禘蓋諸侯而下莫敢行焉此周之禮而夏殷則未知其同

乎否也故以時祭論三代皆春植夏禘實同而名異以殷祭論則夏商之禘非周禘而禘又二代與周同時祭而不必同殷祭名一而實殊其名與實悉相同者唯嘗烝耳韓愈不知此義其議皆溷古禘祭于禘以為皆是合食是溷夏商時祭夏月之禘為周五年殷祭之禘又因夏商夏禘皆合食而亦稱禘遂溷以為周殷祭之禘亦合食而摠與大禘同也且案愈文意似猶未曉古禘大禘為兩祭者故答侯繼書云禮樂之名數未嘗得其門戶每讀書輒自愧愈既自道如此乃弗深考而妄加議是其失也或謂此既皆是五年一舉而先儒又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以象閏之說何居曰此謂大禘之去禘三年禘之去禘則五年也

譬如天子即位之第三年大禘第五年禘第八年又大禘第十年又禘自五年至八年是禘之去禘三年也自五年至十年是禘之去禘五年也禘禘互相間其相去之疏數政復約畧似閏其實則禘皆五年一舉行揔十年中則四殷祭也後之議禮者唯此義不明故致紛紛聚訟耳至王制祭統諸篇所載禘禘之禮亦皆引三代之制雜記之而義疏或未能盡晰云

論禘禘者紛得此皆渙然水釋揔是古來少細心讀書人耳

蒙賜書許與甚過非僕所克堪諷吟終日殊為慚汗及觀足下作風雨驟馳宕往無方其頓挫變化又無不入古洵知足下才最高讀古人文章尤多故能取成法而操之縱

之非法便能操縱足下也其論詩與文尤精權入骨髓奉益良多嗟乎次修豈今之人哉然中尚有可商畧者更慮以足下之持論稍頗海內作者將奉為指歸也往同郡張步青曾稱東鄉艾千子文僕亟求而讀之見其文多麤燥叫喚語無根極大似酗酒人罵坐雖其中指擿亦頗有透快中近人膏盲處而要之乃失多得少今觀足下與友人論文書亦盛推天傭豈震於其名而為是邪大凡為文章讀書明理養氣三者而已千子習于制舉文而踈于古學其麤燥叫喚作罵坐態政是其養氣未靜處氣不靜者由未能見理總而揆之則病坐不讀書耳且以僕之荒鹵失學而謂艾子未嘗讀書足下必笑然試為足下陳之足下

又未必不謂是也。千子之叙四家摘謬也。謂曳杖消搖夢
奠兩楹事為等釋氏去來之說。夫聖人固不可測而百齡
與三亦文王事。六經可疑何書可信。又云猶龍一嘆莊生
寓言。夫老子猶龍見于太史公列傳。南華特以謂見龍耳。
此可見千子未嘗讀莊。且未嘗讀史記也。再與友論文書
云。先漢兵喪大費。皆取給京兆。馮翊扶風。今朝廷大事。戶
工二部實為之。于大興宛平無與。而作者輒曰。無以佐縣
官之急。斯語為非。不知漢縣官有兩稱。一是稱縣令。平準
書云。入粟縣官。汲鄭傳。縣官無錢是也。一是稱天子。霍禹
云。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又曰。縣官信之是也。蘇氏
策所貴乎縣官之尊。語政襲古今。先輩文中語。猶曰。無以

佐朝廷之急。爾千子譏之。是未嘗讀漢書。併未嘗讀大家
之文也。且說漢事。亦謬。漢制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貨幣。
給國家公用。少府卿掌中服御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
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水衡都尉主上林苑。二者為人主
私畜。司農告匱。或時出私畜以佐之。漢即大費。亦何嘗取
給三輔哉。又如晉阮籍能作青白眼。千子四與友論文書。
名士等。千白眼是誤。解白眼為白下也。韓文牛溲馬勃為
仲輝書扇詩云。牛溲與勃馬馬勃。可倒用乎。否也。是又未
曾曉韓文也。然則千子論文。而動稱秦漢八家。虛語哉。或
謂善讀書者。取神明遺糟粕。安必在乎章句名物。此即相
馬忘驪黃之說。為不讀書者之藉口久已。夫取神明而遺

糟粕為用。古者言之，非為讀古者言之也。用古者貴乎神來，不在勦竊。若夫讀書章句名物之已盡，悉猶未必能得其神明，而以麤疎鹵莽之心遇之，豈有獲乎？果沉深好書，即或有偶爾踈畧處，要決不至大相乖脫。如千子者，至其與溫伯芳書作奸犯科，無不有以。所謂大家，夫必如是而後為大家。是濟濟乎敦行之族，如西京之石、東京之陳、唐之柳、宋之晁、近代浦江之鄭，反不得為大家。謂雜出其中者，必得有如窮奇、擣杙之凶，推埋狗盜之黨，贊人作奸，豈可為訓？且千子以此喻大家文，是文之醇乎？醇者不得為大家。不知古若韓若歐諸君子，所有作奸犯科之文，屬何篇也？自書有帝，乃殂落語，故後世人臣亡則無敢稱殂大。

略最尊貴，有國封稱薨，其餘或稱卒，或稱終，或稱歿，或稱死。唯天子時有變例，稱殂者，如蜀志于昭烈皇帝，綱目于南北朝五代諸帝是也。千子為陳大士誌墓，而曰殂于濟寧，怪哉！此何等書法也？文定序既曰新法誤國，而王登水序又曰王荆國之經濟，何自牴牾？若是千子誌師而為僧募米序云：重繭百舍，稽首西方，祐我名臣，作鎮潯陽。是佛有靈不可誡也。又何其自相牴牾也？分宜專國柄，肆奸戮忠惡，不勝數。鳳洲文每書相嵩，以著其罪，而千子以為謗君。若是則椒山諸公疏亦謗君矣。且又稱嵩材相，然則世宗後怒斥嵩，是斥一材相，斥材相者，昏邪明邪？此語則南英真謗君已。作揚汝墓表，稱其評項氏失不在弒義帝。

以為持論不苟阿前人夫羽以弑帝諸侯叛且授高祖討
之之名而卒以此亡是姑無論即弑君而以為非失是以
弑君為得者也弑君而可以言得乎哉且千子持論往往
自謂尊孔孟而遵程朱夫孔子成春秋亂賊懼孟子至此
于天下之一治千子之許可如此所謂尊孔孟者何在新
安學本河南而綱目明書西楚霸王項籍弑義帝于江中
以大示誅貶則千子所謂遵程朱者又何在也此等論議
尤害于人心而貽世禍所繫非細決當辯明凡此諸說僕
昔嘗疏記欲語步青已步青赴公車沒燕邸僕意鬱鬱無
所發今幸足下不遺收我于文章之末許通商摧敢盡布
之足下定還有以教我也雖然僕謂千子工制藝亦就世

自言之耳其闡墨欲有謀焉篇最有名乃云借著示英雄

之概嘻當孟子時已有漢高帝子房也哉

文氣如江如河得眉山之神而幹以昌
黎之骨中間批駁處足使東鄉俯首

不晤又數月矣令尊公殯宮將發可勝哀勞不佞不能走

慰為悵日者惠齋併狀見狀中哀字偏斜始以為刻工草

草耳偶友人見過謂適聲自以生母在堂不欲稱哀故偏

著在令兄上者不佞聞之甚謂不然大凡禮制卑統于尊

故卑為尊屈古今之大經也令生母既為副室則先亡者

適聲之嫡母也今為尊公出狀自應併稱孤哀不避生母

以示有嫡此政所謂為尊屈也豈有嫌乎度適聲為此其

意有二一則以生母在不忍稱哀然嫡母已亡則以哀是

嫡當之無與于生母事矣。固無所為不忍者也。一則或不欲居副貳之名耳。然不佞每見人家徃徃以此啟爭致隙。深用為怪。夫嫡庶分定固無容移避。且古來聖賢多生側室。放勳之母實為帝嚳之第三妃。燕姑生蘭為鄭賢君。殷之微子亦是妾子。後如田文枚。臯周顛。裴秀不能悉數。彼其勲業文章流聞史冊。孰輕之乎。漢文帝西京有道之盛主也。其詔尉佗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皇皇天語四海共聞。豈其故欲自貶併貶及于薄太后哉。良以側室不足以為辱。且不足以辱母故也。則人子何必以為嫌也乎。每見有不當稱哀而稱哀者。繼母在堂而父死稱孤哀是也。若當稱哀不稱哀者。庶子以避生母故不為嫡母稱哀是也。

也。夫繼母在堂而稱哀。是無繼母也。不為嫡母稱哀者。是無嫡母也。適聲以為可乎。不可乎。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然則適聲今不稱哀。禮之所不得為者也。不得為而為之。以悅令生母。是苟以為悅而非以道事親者矣。子曰。觀過知仁。夫因避生母而不欲稱哀。亦是孝思。而其中乃有大不美焉。適聲果欲遂之。論者必謂牽于小仁而闇于大義矣。方今禮教廢弛已極。政賴一二縉紳之家。暨讀書明理之士。矯弊而扶頽。庶幾有振況不佞叨長一日。有見豈可不言。草率抒懷。曷勝竢切。唯適聲熟思之而已。與沈豐垣書

錢唐有日新橋。橋甚庳。河甚淤。橋之塊東烈女之家。烈女父名志純。業賣絨線。甚愛女。少即授之書。亦畧能操筆。少

受聘于於潛縣俞國柱未嫁國柱死烈女潛泣血枕席衣
袂恒濕久之父母謀欲嫁之烈女以死自矢不貳而父母
念其少且慮後遂召媒氏與定議媒氏說他姓子良善父
許諾擇拜允有日矣始女哭告于父母辭拒甚力願以繡
作自食終身已度不可奈何嗚咽終日夜父母防之已輟
泣語貌如平常時父母以女為轉心也一夜自開門出投
橋下河水死身帶一小囊囊中五言四句云持此清冰身
投入濁河水生作俞門人死作俞門鬼時年十八事聞于
縣縣令君遣使祭之且為緘楔以表其門曰烈女之門天啟
毛先舒曰嗟乎烈女固可嫁者也而之死靡他賢矣哉蓋
古人于節義忠孝固有寧失之過者焉假令伯夷不餓而

食申生不縊而逃宋共姬不焚而出固亦無傷于正道而
寧為此不為彼者君子所重仰嘆者也余于烈女事故為
作傳崑山歸有光嘗論未適之女不應守志至此諸不待
備禮而自嫁者謂事同于犇吁不亦過乎沈烈女傳

臨平鎮在杭州東五十里其地有錡山黃犢東湖諸名勝
風土清曠而渾樸往往工文持高節之士出焉如唐丘丹
宋沈友直皆是也余友沈去矜家臨平高士也卒將葬子
聖昭來乞予銘余雖病臥弗敢却嗚呼去矜與余同齒而
生先余九月穉歲聞聲即相慕稍長定交蓋三十餘年不
寔好也去矜少穎慧六歲能辨四聲益長篤學尤好為詩
古文雖僻處杭之東偏而聲藉藉吳越齊楚之士過鼓邨

車轍恒滿。去矜形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平時與人語氣
纒屬。及發辯議。則電閃霆激。摧屈一坐。其為文章。遙澹秀
鬱。錯以綺麗。商略輕重。不失銖黍。每自云。子美晚節。漸于
詩律細。余何敢以麤心掉之。尚論古昔。決然自任。而平居
嘗不自快意。卒發孤憤。憶已如庚辰之間。流賊躡蜀。豫轉
入三晉。時遣重臣將兵出。率挫衄。適逃西北。勢已危。而大
江以南。蜚蝗從北來。殺天米一石。值六七緡。錢饑饉連數
歲。道殣如麻。士大夫方扼腕慷慨。指陳時事。聯絡風聲。互
相推與。懷古人攬轡登車之思焉。是時逸真先生亦開章
慶之堂。多延文學士。與去矜為周旋。陸景宣為東南士類
冠冕。館于沈氏。與諸公賦詩悲歌飲酒。連日達夜。余時臥

病。不得與。然心嚮而馳。蓋意氣猶壯也。越四年。天下亂。客
皆散去。于是去矜遂自托迹。方技絕口不談世務。日與知
己者。余與張祖望登南樓。好嘯高吟。樓東眺海。西望臯亭。
羣峯蒼然。大河南流。酌酒臨風。憑弔千古。時稱為南樓三
子。景宣故亦南樓客也。又與柴虎臣吳錦雯陳際叔孫宇
台丁飛濤虞景銘稱西陵十子。云去矜為人孝友。父沒。毀
瘠嘔血。東鄉盜起。葦慶堂焚。堂本分居。屬兩兄。既燼。去矜
即割已宅居之。久之。兩兄欲徙去。去矜念兄貧。苦僦屋。固
留。以讓兒。自逸。真先生歿。母范夫人婦徐氏長子聖旭俱
相繼亡。去矜悲悼。漸成疾。疾數年。竟卒。年五十一。所著東
江集鈔詞韻詞譜南曲譜古今詞選臨平記沈氏族譜傳

奇凡若干卷屬續時語聖昭以傳屬應嗣寅為之而托先
舒銘墓先舒自己酉春病劇困甚三月十四日錦雯之官
南和宴友生為別虎臣過要余偕往不能行去矜時買舟
入會城視余乃明年正月虎臣死二月十三日去矜赴來
是月錦雯卒于官三月凶問亦至余以宛轉牀蓐之身不
及週時而三哭故人唐韓愈云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
者何也况人非果不死者乎嗚呼亦可悲已先數年景宣
為僧去矜諱謙其先為湖州武康人十二世祖奇英居臨
平始三傳為竹軒公官九江府貳十傳為逸真先生諱士
逸去矜尊公也嘗為遊洋將軍後以醫名家子七聖旭聖
昭聖時聖旦聖曜聖曆聖暉女孫二去矜嘗云著作須手

定自刻庶保垂遠若以俟子孫恐故紙斤不足當二分直
也枯心落鬚辛苦大極已作北邙土安能復知身後名邪
語罷太息今聖昭與諸弟竭力為亡父刻平生遺書真可
謂孝子也已敬為銘曰鎮西山英鬱哉佳城宵寤是宅幽
人之貞嗟麟不可脯鳳不可羨道在則見嘉祥斯徵或見
或隱厄乎時命激而為文孔陽且靈辭以立誠其道大弘
石鼓之無聲桐扣之乃鳴

沈去矜墓誌銘

唐宋八大家不知所緣起或云茅順甫坤定之然王文雖
峭而雄分尚不及老泉雁行諸子為小遜宅心不端入理
亦淺如上仁宗書已露持君變法之意使醫一論提要人
主深相信託唯已之從而更不旁參他人耳諫官論曰周

官則未之學夫安石嘗折趙抃不讀書而新法多託周禮
乃謂未學周官何矛盾也禮論知荀卿化性起偽之說為
非而論性情乃又曰性可為惡何矛盾也三聖人論謂伯
夷因伊尹之任而矯為清柳下惠因伯夷之清而矯為和
不知所謂聖者至極之名也三子雖賢而稟受稍偏故循
性而往各至其極豈皆懲前而矯為之至謂孔子之大具
非一人之力特因三人相為終始又謂三子當孔子時皆
足為孔子益謬至讀柳傳嘆後人有初鮮終能無與世俯
仰者少然已之所為抑又甚矣嘗怪八家之中人每不深
貶玉而苛責柳夫子厚躁進耳躁進固君子之所不為然
不如安石矯為恬退以要大用卒之引用羣小迷國害民

盡壞祖宗之成法而致宋一再傳遂以亡國豈子厚蹉跌
不復振而介甫始終被禮哲徽兩朝復有配享祀園功
臣事又紫陽以洛蜀故而欲貶蘓氏乃更稱王且載之名
臣言行錄遂致後無定論邪題王安石集

客問子論隱公不書即位以謂春秋藉此以誅平王之不
討賊是已然晉惠公殺里克曰寡人非子不及此然子弑
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
其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遂伏劍死蓋里克雖死而
心不服君子亦以晉惠為失刑今子責平王為不討賊其
如擁立之功何曰父與庶弟不可同等奚齊卓子惠公之
二庶弟也幽王平王父也且夫二子亦惠公之所欲殺者

也。我意所欲殺而人承我意而殺之。而奉我以國。又從而誅之內欺心。而外欺人。以敢于行非情之戮。則君子以為忍。父讐弗共天。可以其有擁立之功。而赦之哉。且賞之哉。且平王將自謂幽為意之所欲殺者邪。然則處此者宜如何。曰。彼加兵于吾父者。必誅無赦。亦既誅之。而更厚卹其父母。若妻子孫。以報其功。且以見不孥與敵。怨不在後嗣之義。斯兩不為礙。或庶幾焉。雖然。以為平王越在他國。而申侯舉兵。不得與聞者言之耳。今既居其國。且實知之。則當力爭以止之。不得則以死爭之。爭之必不得。則唯有死隱公不書經之。必有緯也。如織經直而緯衡。經定而緯行。二者固相

須。不可以或闕者也。然今所傳緯書。則謬書大畧。出漢世卒多荒誕。不足信。文亦多俚。間有奧語耳。至誣古尤可笑。如記文王至磻溪。拜呂尚。尚即云。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一見便稱符命。以邀君寵。此與漢薄姬蒼龍據腹語何異。又載堯之長子為監明。監明早死。子封于劉朱。又不肖。弗獲嗣。劉朱似即丹朱。則為堯之孫矣。與書傳牴牾。又如廷尉太尉等名。顯為漢世官制。皆附會為古。又言織女成衣立紀。故能成文。繡此後世乞巧所由始也。必非古文。又附會古帝王皆是神奇感生。至演孔圖併夫子。亦有黑帝之說。孟子亦有片雲之符。蓋以漢高母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太公見蛟龍于上。因遂取古人悉造之。以

媚當世春秋文耀鉤五帝之名青帝為威靈仰赤帝為赤
熛怒云云語不雅馴而鄭康成亦援此解經亦見漢世重
識緯而儒者多習焉故不覺其陋春秋元命苞謂自開闢
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命曆序又云二百二十七萬六
千歲彼此畧異摠荒渺之談耳夫自堯始命羲和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故靈均云遠古之初誰傳道之而太史公亦
云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
生難言之政此類也或謂禘禘酷喜符命而白水赤伏世
祖又踵之以興故東漢時緯書方作然子觀舜重瞳事不
經見見論語緯而子長曰舜目蓋重瞳子尚書中侯云太
子發渡于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赤

文有字題目下名授右有火自天出于王屋流為赤鳥而
長卿封禪書云蓋周羅魚隕航休之以燎太史公董子終軍揚雄亦
皆引此魚為之符知其不盡興於東京之世已要是多誕妄可信
據者絕少夫古經之下緯也蓋有數書互為經緯者如儀
禮周禮為經而記其緯也一書有自為經緯者如易六十
四卦為經而十翼則緯也一篇有自為經緯者禹貢分九
州者為經其導山以下之文所叙隨山濬川者則緯也是
經自有緯已童童備具亦安用此畸衰詭怪之說而謂之
緯歟緯且如此况後世稗野之書歟君子道古自宜屏黜
迺更欲取此等淆正史甚者且以淆經嗚呼宜乎為儒者
之所不道者也

嘗觀宋孔道輔諸臣諫仁宗廢后事未嘗不嘆其闇于道也廢后固非美事然當問其有罪與否耳雜記載古出夫人之禮而律妻毆夫者杖一百夫願離者聽致折傷以上各加凡鬪傷三等以雖近典非必宋制而要諸情理不大相遠夫律第為平人言之耳况天子哉使尚美人果得罪當告之天子而加之罰倘天子癖愛不肯行則當奉身引遠不與為校以自嚴其體分此古賢妃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晏安之私不形于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者也故曰進退鳴佩玉內飾結綢繆歛之至也忿驚鬪爭自起行撻固已失母儀天下之道矣况于爪痕及帝者哉即以云誤然帝王之家與士庶人異庶人而妻誤

傷夫怒之可也誤傷天子而可以置之不問者乎且誤亦有異或以他事無心而誤怒之其猶可也毆美人帝救之遂併及帝是挾美人時后猶不肯斂手也逆旨逞怒而直傷帝之頸則雖誤亦故其可怒乎道輔云父母不和可以諫止而不可順父以出母然父子之情親而君臣之義嚴臣民之妻為伉儷天子之妻亦臣妾又未可以槩而論也且父出母而當于道者子亦不得逆之也謹烹葵之不熟曾元不聞其爭至若河廣之作子雖立弗敢歸馬棧之悲父雖亡弗敢改孔白之母死而弗敢為服古之人嚴父而不敢苟私母若是而况于君臣哉且語云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漸所由來其禍甚大漢武適鈞弋世祖廢郭后皆鑒

先朝之覆轍而預圖之唐唯縱之故宮闈之大變數起是
蓋宗社之安危繫焉又不可同于庶人者也故后有不當
廢而廢者周申后唐王皇后是也有當廢而得不廢者隋
獨孤后唐韋后是也不當廢而廢謂之薄倫當廢而不廢
謂之養亂當仁宗是時太后初崩身始親政罷大臣六七
人而皇嗣亦未立其後夏竦以偽書撼富范唐介指張貴
妃以劾潞公而親從官顏秀且有夜越屋叩寢殿之變是
亦宮府危疑之年也夫易戒婦子嘻嘻而况宮禁之中禮
法之地豈容悍后驕妃互相陵競仁宗亦既廢后而併斥
楊尚兩美人以其所見為如何者然則是舉也所以明綱
常振倫紀肅宮庭之雅化而過後來弑君戕人殺子專制

移鼎之萌夫豈可以非之者哉或曰是則然矣乃仁宗使
后妃至此其無乃失刑于之化乎曰是已而要不可以此
謂后無過逢蒙殺羿而孟子謂羿亦有罪羿且不免于君
子之責倘反謂逢蒙可告無辜斯真與于不仁之甚者耳
夫貴為天子髮膚受殘于婦人而猶曰不可廢則士庶之
家豈有令行于妻子者又何怪乎悍室虐夫亡所不極而
人直以為固然嗚呼豈不悲乎然則夷簡挾私怨主其議
固為君子所不與若道輔諸人姑息愛君則有之以謂能
明大義而斷大計猶遠矣哉宋仁宗廢后論
忠孝二字字面自高濶然士在家食時忠亦末由自効不
如孝弟二字較為切近抑畏馴謹道之基也若舍弟而冠

之忠。往往未見忠君實際。而藉為高視。雄談盛氣。躡進者。有之本基。漓矣。晉人云。常迴思在母腹時景象。則鵠惻之情。油然而生。故古人之舉。多在孝弟。亦云。孝廉夫舉。必為國。豈不期忠。然人能孝弟。且廉忠。將焉往。家人子語一

孝弟。非徒言與。徒心也。須具實志。而力以行之。貌而無情。與有心。而姑待者。皆無當也。要當實體親心。實守親訓。臨財。實讓。遇忿。實受。飲食。如初筵之禮。嚴賓。不敢不祗。進容止。如小民之遇官長。不敢不起立。充類而進。細大以之。始須力勉。終臻自然。樂則生矣。斯其效矣。日用之際。咫尺之地。而行之能至。守之能純。躋聖賢之域。而通天地之心。天下之至高明博大者。又孰能外於斯。

啜菽飲水。雖可盡歡。而顯親揚名。斯足終事。蓋親望其子。以聖賢。恒不如望其子以富貴也。故曾參之道。當以責己。而季子之遇。不可怨親。必兼而有之。以事其親。子道其庶幾乎三。

君父非要名之地。此言為忠為孝。不可求名也。近有朝士

出處不審。而其子上書諫父。引義慷慨。錄稿示人。人多稱之。余謂父子晨夕時時。可以泣諫。何必上書。避人焚草。事君且然。書又何必錄示人也。此則不徒以孝親。要名直取

親。以要名耳。心術尚可問耶。君子存心。聖賢論人。提要于此等處。推勘。倘此等處。推勘不過。即巖巖氣節。掃落空虛

耳四

匡林

下卷

三五

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處人倫盤錯之逆境尤難此天地鬼神以此試其人而鍊之也處此者稍有蹉跌則被以大惡之名而不敢辭聖賢禽獸之關於此乎判能善以濟之而不失其正則可謂讀書難字過矣當如行叢棘如度危橋如涉灑灑之如撲如立萬仞之顛而趾二分垂在外倚伏進退喜怒啼笑搃弗輕用而此中一主于中正毋稍詭移也庶乎獲濟而可以告無罪又當觀古聖賢之善處此者以通其窮當死則死詩云我思古人俾無訖兮五

漢高祖愛幸戚姬及如意又以姬日夜啼泣幾欲以如意代太子反致如意母子俱慘死呂后欲立惠帝計甚深曲然惠帝得立而反貽諸呂與惠帝諸子之禍方四皓之計

得行而東廂側耳跪謝周昌時豈知因此戚父族與已諸孫耶然則自為者反以自貽其害者也薄姬母子非嫡非寵本無意于天下也者而願竟得之使如意無寵其母子或可免使惠帝不得立則呂氏亦未必有此烈禍也歷觀前載以類甚多故君子處人倫之際即有盤錯但當守之以理權之以義小其心而大其量直其道而紆其方其濟與否有命存焉挾私行巧有害無益蓋天意之倚伏不測搃非人之所能為者也六

兄弟爭財斯惡矣至有因爭財而更不惜財以相訟至于兩敗者叩其情曰吾以競氣寧窮耳不知忿氣固不可競况臨財能讓乃人之美德亦何謂輸氣乎讓財之為美于

朋友且然况兄弟乎已財且當讓况父母之遺乎而爭分者往往不肯低昂銖黍以相犄角至于骨肉相傷財盡家破而適得不孝不友之名以為世非笑何氣之能爭也良大感也近有兄弟二人而盜發其母塚棄骨于郊弟犇告兄欲共斂錢為更葬具兄一錢不吐弟泣曰兄在弟不敢獨為今兄如此譬如母獨生我而敢他諉耶竟自拮据葬其母可謂孝且弟矣狗彘豈食其兄之餘哉又有分贖者物皆中開配搭已鈞獨藏書不便配搭因人取半部皆不完又有古窰器一枚甚美彼以意不相讓便撞碎之後二人皆行乞設心如此亡慮不窮七

古人胎教之法今已不能如之然自小時大須導之孝友

習之端慈蓋稱幼無知識先入之言便為主也每見今人舉次兒人多語長兒謂父母已得弟當不復愛汝獨生之子人多為慶云幸無兄弟家財獨得雖云諧語實開忌情皆兄弟姊妹不和之端倪也至孩提時父教令打母母教令罵父以為笑樂稍有知識故作譎辭誑之為戲此等皆斷喪天良長養惡習少成如此愈壯則嗜欲愈熾外誘愈多有加無減遂有不復可迴之勢八

生分大不祥也而世人為之者大率由于貨財妻子耳既擁財而妻欲自如意遂欲遠于翁姑妯娌其夫惑之遂亦欲遠于父母兄弟夫雖不盡孝友亦其妻陷之也然婦女義理不明孝順和睦之道必父母預教之而猶患其背每

見世俗惡習者不但教而且峻之助之又有為女擇家
而求獨子者謂家財將來獨得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
不幸今且求無翁姑者謂一過門便可作主母耳夫女子
未嫁而父母先有代之死翁姑斬手足之心即此一念已
入于歎矣是猶胎教而即種以不善之根也安望其女于
歸之後能孝順和睦也然則人習于不祥者其由來蓋亦
遠歟九

願子弟學龍伯高不願子弟學杜季良此馬伏波家法也
摘紫羅囊焚之此謝太傅家法也不許婦女作時世粧此
司馬溫公家法也子弟居官而墨斥之墓廟死不容入此
包孝肅家法也包公此訓尤為嚴切至華歆整嚴之執陳

顯達塵尾之訓非無可采而身為亂賊即作法于涼莫大
于是故不取焉十

諺云不痴不聾難作家翁此言薄物細故當從寬大也又
云當家三年狗亦怪此言任家政者秉家法當防萌剔弊
不得養奸奸必治母姑息小人惡法故怪之者多也二語
亦互相濟者也克此義以治民則痴聾之說即詩媚于庶
人是也狗怪之說即書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是也亦有
因其時勢而偏重用之者漢文帝之休息曹參之清靜重
寬者也子產教太叔之治鄭諸葛公之治蜀重法者也十
小人都不可與作緣此不但為國者處家亦然凡奴隸賤
人于晏間醉飽之餘或辭色之偶及皆能巧發微中而貽

害况寄耳目于此輩以訶察骨肉是使疎間親賤妨貴也
浸潤膚受必無有不行者馴將釀成莫大之禍焉蓋小人
性喜生是非為搬謀一也受人嗔惡借以復怨二也迷惑
主人邀歡倖賞三也構成嫌隙于中可以取事四也貌惠
而內狡主人易信之五也狡而實惠不顧後害故敢殫極
其鼠技六也聽之者曰我高明而自能裁度者是自欺者
也必無幸矣如果有謀幹者與之圖維外事或可耳若間
親妨貴則逆道也主人始亦非欲如此也皆寄耳目于此
輩之過也而其端必自晏間醉飽始也二十
父子之恩天性也故子事父莫如誠而父待子亦莫如誠
世乃多有猜其子者子非甚不肯苦相疎隔不加信用凡

百反與外人及奴輩謀而行之何也此皆愛根為之也其
愛根有三一則過于愛生二則過于愛財三則過于愛子
過于愛生者老冉冉至矣見子長大家政有當傳之勢而
反不憚故不欲其子與聞家務政如後世人主諱言儲貳
所謂置朕何地者也過于愛財者恐輕于付托致有耗損
何者意他人不敢負我財而子耗吾財無取償之勢過于
愛子者望子過深求子過備恐其畧有蹉跌恒欲其十全
而後用之又恐子知我嚴因而生奢故恒欲諱富于其子
此三愛者皆失也由前一愛論之固是老人之愚由後二
愛論之亦未為得策何也蓋委事于他人而子不與聞以
疎間親原非順理且人子苟非大惡未必便至背親而他

人反面相背。十常八九。乃不信子而信他人。此惑甚也。遂有高鑰托諸奴婢。錢財置諸別室。與人有高。則屏子而後。語致生為人。負慚其子孫。而固諱之。一朝而死。則財委散于人。而子末由致詰。或更與爭端。所謂愛財而喪財者也。且子才非天縱。多由練習。而練習者。必歷諸實事。而後有造。故愛子而欲其有成者。恒當俾之以事。而試諸艱。才能辦者。當復何憂。才不辦者。小失加教。大失加懲。皆以動心。而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乃平時置之閒地。而望其他。曰。歷練老成。彼安能乎。遂有養終身而直同于園牢之物。華動者。且必驚外。而生奇衰。且平日待子。既鮮情實。一朝果有憂虞。而相告語子。亦必曰。漫然聽之。而不見信所。

謂愛子而害子者也。夫財利其小者也。父子同心。不可暫乖者也。乃致以三愛之故。薄性傷慈。而致子于不肖。則失之大。不可不察也。必也歡娛互語。憂戚互告。盈縮互筭。險夷互慮。事無大小。必與子偕。而使之與聞焉。可代者。則竟使之代。既油然相愛。又坦然不疑。則父心一。子心也。如此而子猶自吝于親。則真不肖也。然亦寡矣。夫子于親。談笑不能得其裏。言行事不能知其首尾。矇目侍立。略同旁人。雖欲代勞。以為播種勢。豈可得而旁觀者。又適其不宣力。一朝事至。無能措手。則父又怒之。此亦子道之無如何者也。雖然。樂將順者。人之情也。彼事親者。或未能焉。乃祈富貴人之親任者。其歡承共奉。必工于其子。此人往往愛媚。

已而遠其所生有由然也夫為人子而歡承共奉其親乃不如祈富貴者之人亦子之過也財利其小者也四他端之惡名可受不孝之名難受他人之毀言可辯父母之言無辯失他人之心猶有可為失父母之心者更無一可為事父母者固當兢業而父母之慈者亦當深念以成就厥子而勿輕致子以大惡之名也夫怒而撻之糜爛其血肉其小者也每見為父母者瞋其子至為決絕之形或屏絕血味或去離家庭或欲祝髮為僧或令宗祝祈死或號泣于宗廟或跪拜其子孫或值嘉禮而距戶不出或有疾病而糜藥不進凡茲之類約畧如斯親朋駭愕郡邑喧沸致子內無以為心外無以為人終身蒙詆弗可滌洗雖

忍死而徒具其形耳以天下之極刑也苟非至極疇忍以之而世之父母往往率爾用之反若重視鞭撻而輕視此何歟夫君與民威素肅也而孔子猶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此言為政不可以驟嚴也况子之于親恃恩有素管管且寬于平日而冰霜陡峻于一朝有無所措其手足而已諒為慈親者宜加審思者歟子之言此以戒人子不可恃平昔而玩親之怒亦以代天下之為子者籲天下之為父母者也五聖人論仁其精微可知也而終不離乎視聽言動則知必無舍器而可以修道者也且終不離乎富貴貧賤之不處不去則知必無畧迹而可以治心者也語小

治心者先忌活。必須操之使常有定。然後加以功夫。如明理克欲之類。皆有寔效。若縱令此物變動無常。百樣功夫俱無所設。譬如人有一器。欲加修治。必將此器架定。然後可以用力。若任其動轉。則治之者何從措手。定心之法。先從事于硜執而去機變。直將平時透熟。踐徑着緊。塞斷此處。既通行不去。漸有轉頭之幾。正路可望矣。二

欲念初感。朦朧而生。雖動于至微。而內觀皆可以自驗。人但于此處謹而遏之。而勿容其透發。則不第能使塵情不熾。其于身中神氣。皆有裨益。蓋人之欲念。即是生機。順而出之。則以自耗。返而存之。則以自滋。譬如熱飯蒸氣。而蓋覆之。則氣反成液。而下滋于飯。此理固然。人但不察耳。

故存心即所以養生也。所謂欲念不盡。為食色之類也。凡意思畧有歆趨慕著處。皆是

心之官。則思思之來也。淳焉氣亦隨之。此時雖用之。無大

傷也。思盡則氣亦盡。此時利用息。苟更強用之。則所用者

非復思。乃神思盡故也。非復氣。乃火氣盡故也。勞神而動

火。重傷心矣。重傷心者。必大病。惟言亦然。故善養生者。未

能一無思也。思來而後用。思未盡而先息。未能一無言也。

意來而後言。意未盡而先默。故常養其用于不盡之藏也。

不欲思。強思者傷心。必多。不欲言。強言者傷氣。必多。故善

養生者慎之。四

以子夏之賢。有三罪而不自知。必待曾子責之。始投杖而

拜以魯子之賢。又不知不避大杖之過。必待夫子責之。而後明使魯子無夫子使子夏無魯子直。終身不自知非耳。然則知過亦難矣。能知人之過而忠言之亦鮮矣。所以貴乎高明直諒之師友而勇于聽受也。五修身必須擇友而擇友又必須脩身。若身之不修則友必不可得而擇。何也不但賢友不來見親。以我之心術邪亂氣味穢濁。一遇匪人。自然同流合污而去。此如葱蒜之臭。唯不食葱蒜者聞之。如我已自食葱蒜。則與之相化。烏能聞其臭也。且以為芝蘭之雅。不過如此。至于值端人聞正論。反格格厭惡之。更施之以刻責詆毀。否亦貌從而心違。所必然也。故其趨愈下而終不抹然。則因不修身不能擇。

友友愈雜。身愈墮矣。故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又曰不知其人。視所與遊也。六

人生亂世。愈不肖。愈多黨。愈近道。愈無朋。此處必須具定力。要有獨立不懼之概。方能成德。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蓋一人知己。亦可為鄰。否則尚友。古人亦鄰也。所以有朋方來。與不知不愠。子亦兼言之耳。七

朝廷之上。專重氣節。而薄功名。亦能誤國。蓋以虛聲之士。易自托。而有用之材。皆瓦解。此大憂也。使賢者而操國。是亦不可不知也。八

世有似厚而實非者。有三弊焉。專于容。渾而綱紀不肅。安于孱懦。而體勢不振。狃于晏靜。而錮才智者。不得用。此三

者。德禍之所由中。而大亂之所由滋者也。其人方且自托于厚而安之人。又羣目為厚而譽之。豈不誤人家國事哉。

九
君子小人不可以不早辨也。唯能早辨。故能預遠。小人而不為其所誤。然小人有二。市井之小人。易辨。冠裳之小人。難辨。彼其能標名節。操是非。而致聲譽。二者與君子無大殊也。唯一涉執利二字。則龍蛇見血。本質畢彰。判然與君子殊。而與市井之小人無二矣。雖然。方其操三術之時。中藏亦復不難窺也。特世少有識而寡欲者。故甘為所欺耳。蓋于名節也。君子闇然而彼囂然。其操是非也。君子持公而彼任私。其致聲譽也。君子修身而彼植黨。久矣。其大殊

已應嗣寅云。以王介甫之辭。禁甘澹。未嘗涉執利也。而終不免于小人之歸。况于此不謹乎。是以君子兢兢于檢身防口。而不敢自必其為君子也。

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孟子曰。苟無恒產。因無恒心。皆言富而後可教也。獨敬姜云。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嚮義。何也。蓋沃土之不材。富而不教。瘠土之嚮義。勞以生其富。而且教之也。然則聖王非故欲勞其民也。欲使長有其富。而教乃可施耳。富而後教。理終莫易。故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庸人之情有三變。事未至時。人人逞說。事已至時。人人避難。事過後時。人人居功。夫庸人不足道也。而無如其多國。

家事但值此三變則何慮不敗

二十

人品到最高處欲如華岳削成峻不可陟然當人倫盤錯之際亦有逶迤曲折而濟之者至此則專峻者當別論焉人品到最厚處欲如太和元氣渾而無間然當大義攸關之日亦有斷割斬截而伸之者至此則專渾者有遺譏焉

二十

論古不詳審是非專好翻案快時之吻最是壞人心術彼奸邪暴著于後使人聞聲而生羞惡之心忽矯為奇論以易眾聽則中材急于慕善而小人將肆其不肖矣不可以不慎也翻案者如以王敦為可見以秦檜為再造宋以武后為能行非常惜王介甫不竟其用之類是也

四十

為治貴去華而就實然華之近惡者易見華之近美者難知易見則害小難知故害大如風俗奢靡民情游佚以其惡之易見者也如虛談名節矯飾風尚扇一世之士而奔走之而按其中絕無慙恒篤實之意此華薄之尤者而反有似乎賢人君子之所為此惡之難知者也世風習俗一入于此則士心為喪國脉不延其貽害也甚大識治理者決宜于此深加扶抑轉移之力而不為所誣罔其于去華就寔之意當庶幾已

五十

士君子遘鼎革之際出處大要斟酌若于先朝未嘗仕者新朝自不妨于出不必過為孤矯誠慮高節之不終即終于不出而委蛇犇鶩或更有甚焉者豈不自相矛盾而反

貽其誚乎。然又當以親斷之。若向嘗仕而親欲我之貳心者。從令即非人。臣向未嘗仕而親期我之祿養者。違命即非人。子論定于已仕未仕。而又權衡君親之間。士君子之出處可決矣。至若親有偕隱之操。或親亡而可以自行其志者。斯又當別論焉。計

事但師古者無不高妙。如學書者摹時手。不如摹先輩摹先輩。又不如宋唐人。宋唐又不如晉魏人。故書家但畧得晉魏人意。便自不凡。况深造之者乎。畫家亦爾。為詩者欲原本于三百楚辭。漢魏文欲本于六經左史。技術家如鑿必須先熟內難。二經神農本經仲景諸書。治方有法。否則終是粗工耳。為人當學堯舜文孔古人。信非迂夸也。七十

古慎言之誠多矣。又曰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是言當慎不可無也。每有多却一言而僨事者。亦有少却一言而僨事者。故不當言者不可恃勇而敢于發。必當言者又不可自沮而偏于默也。嘗論記云有餘不敢盡。是指言也。而古人儉德避難。慎毋為好。是行亦有不敵盡處。不足不敢不勉。是指行也。而子產有辭。四國賴之。孟子好辯。本不得已。是言亦有不敢不勉處。八十

禮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後世史傳亦多引鄙諺。明道理。乃周書曰。乃諺既誕。諺為戒也。雖然言有莠好。諺亦有之。或可訓或不可訓。諺不可訓。斯足戒矣。近世里語益多。相傳道者。人亡不恃為口實。溺其所聞。而風為之移。如不

可訓其為害滋大姑撮一二而為之說諺云破人親九世
貧夫昏姻者人事之至重者也家風門第配偶有宜不可
不慎也設有二姓甚宜孔嘉贊而成之亦以為好誰云不
然其或輿隸奴子竊幸方幅移地諱族妄思攀良又若門
有隱匿家政罔立奢蕩狎放醉飽不時勃谿成風搖爍唇
舌與通昏姻必見漸澆至于佻戾之男頑惡之女遽除不
珍鴉音無改凡茲之類不能連悉如或知交戚族艱于刺
的慮受媒給舉而見谷便當直諒陳示使無註誤此之為
德豈不多哉若復隱情遷避告不以誠或加贊說以成其
過遂使門素奪倫昏姻道苦使神果降罰必丁其躬矣故
云破親而得貧謂相攸既得而我挾私衷尼之也非概置

涇渭于無辨苟取曲成自為徼福利也諺云婦大三歲竈
屋坍塌予嘗驗之多無徵更有婦長三歲而貴盛壽且多
男者或以理宜使妻年小減夫則可耳諺云先來新婦不
怕晚來婆夫婦畏姑畏名分也唯分生敬唯敬生畏人倫
相教胥于是立豈以先後為制量也諺云若要好大作小
斯語益諄冠履倒置反常之道豈得為好諺云婦有偏房
子無嫡庶然古人于嫡重矣諸庶子不得望之載之經訓
而以云無嫡庶何歟諺云戶婚土田無長幼卑尊始為必
不獲已已甚之辭也非所論于常者也蓋婚禮一成不改
固無長幼相爭之道若門戶土田競斯為薄蒞田邸宅古
今美之設使父祖遺分派有鈞屬而伯欲多姪半畝兄欲

過第一椽即物自己創父兄通假假不反者其將攘袂爭
之囚服交訟耶抑退讓不形顏色為得道也通是長者于
幼卑道亦宜然然而為是言者諱道甚也賈誼所云借糧
鋤德色者必萌于茲矣是俗薄之甚者也諺云儒冠多誤
身又云文章不療饑每嘗論之讀書而窮乏者有之然謀
什一而得貧耕而更餒者亦多不必皆儒人也且儒而途
窮至無復之者必徒儒冠未嘗果讀書或有遺行戾于時
耳未有簡身端飭又讀書能文章至于溝壑不抃者也在
右文時遭逢亡論邇經大亂東南富貴擁高貲被殺掠轉
徙窮餓者何限而雅流善士有文章者館穀幕記猶所至
見禮或他托迹多有方豈必持壽決操勝文章畧無效也

諺云捉盜湏賊捉姦湏雙斯言亦始為決獄而設若廉士
貞女律身不當恃此為藩也蓋遠嫌別微禮之所貴君子
制行無為可疑故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何待于賊
曰男女授受不親七歲不同席不共食何待于雙雖伯夷
共姬不可概物而自律之嚴慎宜何去而何從其必曰賊
與雙者則士之頑貪與女之蕩者苟僅不至見賊見雙將
無不可為况多巧黠而善避者乎其便恣肆可復道哉如
取諺所云以斷大法當麗刑誅者而有事儒林與閭教者
皆得奉古訓之別嫌明微者相繩為賢否進退庶刑禮交
維而廉耻立故畧取諺之不可執者務推明以備其義作

諺說

下卷

吳

讀古人書。須是行所無事。糾其謬誤。補其缺遺。都是不得已而發。若有意摘瑕翻案。以自見才。挖肉成瘡。反是為非。所謂作聰明亂舊章。又云小言破道。小辯破言。得罪于古人多矣。至于古人或有病處。亦政當存其故物。聽其自然。即有所糾補。不妨懸諸論列。決不可妄加筆墨。改竄古本。假玉無瑕。故不如真玉有瑕耳。稗官傳奇。且當慎況古經乎。皆文士所宜深戒者也。論文

古人作文。字有自居處。有不輕假借人處。此自他德業名位至此。將以悟主而訓下。範俗以垂世。合當如是耳。非有意為占地步也。譬如父師受子弟跪拜。官司加罪人答責。亦合應如是。豈是故欲為尊倨恣肆者。自後世淺識評古

人詩文。往往謂之善占地步。目為能事。于是佻兒淺夫。猥賤瑣尾之徒。不自揣量。且效其顰而益甚之。財學操觚。習成矜態。口吻之際。高已薄人。真不知渾厚謙雅為何物者。夫文不為諛可也。而至于無復渾厚謙雅。則文之害也不但人心學術自此而壞。澆風既長。殺機兆焉。皆自占地步三字啟之也。然則淺識之評議。誣古而誤後。為失不既多乎。

文字不佳。在定要托出色相。宋人尤甚。譬如富貴人入坐。口口說着仕宦錢財。豈不面目可憎。使人欲嘔。即道義名節語。亦何必觸處便形筆墨。既不自知其陋。而值古作者之妙。其就淺就深。可近可遠。無區情境。無擇正反。或夷猶

而醞藉或駘宕而標逸口頭眼底興趣天然者不但不曉且從而譏駁之甚矣儉乎三

行狀墓誌與傳三者畧同而微有異行狀以子孫述其父母與先世意主詳盡瑣事畢錄固不嫌矣墓誌則非其子孫而闡幽示後亦不厭詳然視行狀可稍畧傳則純乎史體更可從畧至于為人作序記哀文則以述情抒意為主略叙其人事實而已或竟可以空行之自人情好諛而作者亦以諛為能事序記等文幾將同于行狀亡論誌墓與作傳也浮言衮衮務極鋪張既垂情實又傷體制矣至六朝人有以傳體作序者如夏侯湛東方朔像贊序任昉王文憲集序之類彼自為一體又當別論耳四

文章須識理體如稱人妻者不得遺夫美子孫者推原父祖鋪張本朝臣子功名之盛要歸于君如子美洗兵馬及投贈哥舒開府退之平淮西碑等作是也述本朝人臣忠直者亦必顧君曾南豐先大夫集後序極感慨其言不果用以齟齬終而婉轉低徊終歸美于主聖臣直深明理體此是文章之本根元氣也小人為之必作忿詈朝廷語矣嘗怪李于鱗為婦作狀則刺母為母乞言又刺祖母至其祖母是再嫁挈前夫兒來亦必形諸筆墨以為美而鋪揚之耶抑以為醜而故張之耶或有頌母而毀其父者亦有頌父毀祖者彼既自作人且助之嗚呼何其諄也理體俱喪何論乎文五

予每有所持論一字不敢苟下恐為有識所窺則貽笑淺
識者或輕信我則詿誤雖余書未必便能傳後然存心如
此世之泛涉而無所窺者輒復喜生辯難一味趁筆全不
深思至有自相矛盾而不之恤予不知其何心子曰蓋有
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六

